



清江縣志卷之二十六

藝文八

記四

國朝

紫芝山記

李明睿

慧力寺地舊名瑞筠山以唐歐陽處士家此產異竹也
康熙癸卯夏四月浹旬不雨紫芝數十本叢生山阜如
蓋如雲遠近競來攫取僧弗能禁芝亦不窮而分守使
君施愚山作亭適成遂以名亭蓋使君爲政之三年也
時龍眠藥地大師駐錫茲寺余就視相與賦詩紀其事
或以爲使君瑞使君弗有也君子聞之曰竹挺素節處



士象之芝敷殊采使君以之使君之不以爲瑞乃其所
以瑞歟爰共目爲紫芝山刻石亭左

龍岡書院記

李元鼎

臨江之有書院自宋張洽黎立武始至明梁寅而益盛
後之官是土者剏立修復無慮十數今雖不復有存而
流風遺事未泯則前人之澤長哉夫以政治者爲上之
事以學教者爲下之事古人蓋有政傳而學不傳學傳
而政不傳者論者遂岐而二之非通論也政學出於一
者也而學之永世逾於政君子之教思無窮容保無疆
蓋不可以世計矣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言游氏
學於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孟氏

推論仁義發明大道而其言亦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
民教又濟政之所不及者也少參施公分守湖西者且
七年公蓋以理學世其家上自濂洛以逮姚江盱江之
說童而習之其官湖西蓋以學而政非以政學者也撫
三郡之衆力之所及者殫於事力之所不及者瘁於心
爬梳蘊櫛於簿領之間不以爲勞旣董勸賢長吏敦廉
樹德又日進其士大夫與其秀良噢咻而教誨之袁吉
之間爲講堂者數處而吾吉青原白鷺之會嘗千百人
又別新景賢書院以益之臨江公駐節地講習無專所
士大夫咸奮曰吾臨何遽出袁吉下耶亟相厥居而公
不可謂慎無煩苦吾民也今年秋公以奉裁將去臨人

如奪其慈母而失其導師相與咨嗟流涕請於郡守三韓王公邑侯中州屈公建龍岡書院以永公教澤公雖力止之不能禁數日遂落成郡邑之勤敏士民之趨事不於公節鎮之日而於公去臨之時豈私公者哉夫賢者不惜其位之去而悼其道之不行不願其民之德我而願其民之自爲德使夫堂成而登其堂鼓鐘鞀鐸之音日在於耳油然而禮義興鏘然而絃誦作以是報公不猶愈於俎豆公耶公方有輯玉之典星言夙駕而長吏士大夫皆因畱蒞書院講會竟日不忍別亦可見教澤之入人深也公嘗月吉讀法宣約束教民孝友嫺睦又勸農戒溺女禁屠牛并作爲歌詩家喻戶說相感以至誠其惠政不勝書余最習公既於公奏最之時言其概矣茲獨詳其立教者如此公固不以此重輕而吾三郡之人不能無私慨於公之舍我去也公名閔章字尙白別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已丑進士

蕭江書院記

劉子壯

國家以百姓爲基而晉何曾謂百姓以良吏爲本漢吏治號稱精核循良而外章帝獨取劉方以爲不煩至皮日休又號元魯山爲真吏豈不曰一邑之命懸邑宰得其人則保障之是倚不得其人則毛附皮蠹無所恃蕭江屬古揚州扼渝襟峽控劍城而帶袁筠土壤平曠風氣清恬其民朴直坦易胸無柴柵先民謂其君子可以

論交小人可與講禮號稱易治古不乏廉能之吏今日不然戎馬生郊烽燧憑城水旱游臻瘡痍交踵虎翼而市蠅集而途人多傾危士鮮金璧其繁劇浩穰甲天下山陰洪侯以名德雄才來靖茲土秉素絲之心推大車之體當

王師駐扎干戈搶攘之際侯躬環甲胄親歷戎伍輸餉轉芻安定得所而婦子無驚於鼓聲室廬尙存乎風雨比歲大潦稽天蘊隆焚山俟築隄成障步禱郊祈而高原不虐於旱魃下隰毋殘於汪洋捐貲重建學校鳩工集材親董厥事使洙泗毋弃靈於榛棘而濂洛不委教於駝牛督稅有方催科有時使積逋不廢於上下而胥吏不叫呶於東西若夫訟簡而刑清課士廉才則清靜之風有加於齊相而樂育之化遠過乎文翁邑之縉紳先生士民耆碩俎豆於城南而春秋祠其主以祀之而侯謙讓弗居改爲蕭江書院欲以詩書禮樂之盛大啟於來茲俾講習於其中者有以繼蕭江理學事功之美故一時人心益感佩無已歡欣恐後其勩以有成其爲之倡者則大參楊君廷楨聶君起潛錢君天心及熊子昇錢子天壽黃子昌全曾子憲祖與聚社中錢子天球周子萬祚鄧子洋沈子一湄鄧子顯祚錢子天城張子瑞亨李子人龍金子雨王子朝棟等余猥備史職深嘉侯之知人能得士也又有以知侯之才德大有造於

清江縣志 卷之二十一
國家而無愧於古之循良也故於書院之成而樂爲之記

臨江學記

施閏章

蘄州高君培守臨江之二年郡學荒圯懼無以宣教化
慨然興復故事經費取諸贖金今奉令悉罷毫末不敢
問營畫百計新 孔子廟凡殿閣門廡屏棊之屬旣堅
旣飭丹雘有爛工事畢舉君子謂良二千石之急所先
也學成集吏士釋奠請爲記示諸生於戲學記備矣韓
歐王曾諸家皆祖經禰傳推明孔氏之指其詳蓋不勝
述云臨江罹兵禍十餘年毀垣發屋書籍煨燼土無比
肩立或掇拾故業十亡六七漫不復省記又或坐逋賦
累疲薊奔走終歲不見宮墻奚假誦習孔氏賴

今上嘉惠學校士氣日以振興是則聖道之衰也緊無學使
然哉前事者後事之師余無暇遠舉爾郡之人物可畧
數也守正不阿則孔公恂蕭公燧理學醇恪則劉公清
之彭公龜年文章瞻敏則劉公敞放兄弟范公梈勁直
敢言則孔文仲及武仲平仲忼慨赴國難則陳公喬李
公邈練公子寧乘時輔主則金公幼孜胡公儼數者行
雖不同其不見棄於孔氏之門矣今

國家雖軍事旁午猶置師儒守科目而異能碩德魁壘之
士罕聞焉其洵有之伏而未彰耶夫修明孔氏之業上
以稱廣厲師儒至意下以嗣美其鄉之賢士大夫垂耀
史冊後世奉之與尸祝等士不可不任其責諸生其毋

忘大守今日之勤墜吾夫子之緒爰次厥辭刻石廟門
是役也郡城杜君養性別駕溫君如璜司李陸君璿清
江令張君暖後先有助法得并書

分守湖西道題名記

施閏章

湖西道治袁臨吉三郡分守使可得而考者自嘉靖四
十一年陳公大賓始分守者以方岳之職分藩外郡者
也其專駐有所自省會及屬郡各有署閔行部問民利
病大則陳請小則一切便宜雖守也而有巡之義焉故
事以備兵爲職置守備供指臂使猝有盜則發吏士或
急不待報可躬擐甲以往武士之畫疆而守者通約束
無敢後厥制與古方伯連帥近其分巡一道明初用按
察使僉事署在南昌歲一巡郡覈吏士視其能否進退
之訖事則還其體勢又與巡按侍御史近嘉靖辛酉廣
寇入虔掠萬安泰和境始議駐吉安兼制茶攸榔桂四
州巡之權視守差重而三郡吏民兩道得通治之有大
事皆關白行地故當百粵之衝實徧三楚多猾盜故畀
之參錯相制與爲犄角也閏章始到官會歲饑巡撫中
丞公令督屬郡逋租仁煦義震深山窮谷多悔罪供賦
稅其明年

朝議罷道臣兵未幾罷巡道而三郡之事兼併於分守矣
天子旣重念封疆不强文弱吏問軍旅所以責武備者重且
專自是使者非借兵於伍則左右緩急無所恃惟督催

清江縣志 卷之二十一
科奉簿書期會而已夫道猶路也謂事上下所必由也
今郡邑或有事得直以便宜上請而使者拱受成命若
贅肫然昔兩道兼治而不足今一道專治而有餘豈昔
難今易歟賴

朝廷之慶底定四方守臣得以優游累歲事勢所格害未
盡去譬如父母之於子視其疾痛含淚拊摩而力不能
醫藥中夜以思未嘗不慄然撫膺負疚也南昌舊有湖
西道分司蓋沒宸濠之地而拓之見費文憲宏記今無
復存至則以舟爲館而臨江地稍僻尤予所樂居者閒
覽郡志自郡邑丞尉百執事皆備書守巡兩使則闕焉
自明設此官迄今踰三百年其閒濯磨奉職戮力旬宣
茲土者當可指數今不載其政績且姓名湮沒不得比
丞尉百執事無所勸戒豈不可一歎哉夫大法則小廉
分守使雖備官亦所以表帥三郡吏也爰采而記諸石
得四十有三人

就亭記

施閏章

地有樂乎遊觀事不煩乎人力二者常難兼之取之左
右又在官署則尤難臨江地固磽嶇官署壞漏無陂臺
亭觀之美予至則構數楹爲閤山草堂言近乎閤阜也
而登望無所意常怏怏一日積雪初霽得軒側高阜引
頰南望山青雪白粲然可喜遂治其蕪穢作竹亭其上
列植花木又視其屋角之陴吾目者去之命曰就亭謂

就其地而不勞也古之士大夫出官於外類得引山水自娛然或偏處都會訟獄煩囂舟車旁午內外酬應不給雖僕僕於陂臺亭觀之間日宴賓僚進絲竹而胸中之邱壑蓋已寡矣何者形怠意煩而神爲之累也臨之爲郡越在江曲閔然若窮山荒野子方愍其凋敝而其民亦安予之拙相與休息俗儉訟簡賓客罕至吏散則閉門解衣盤礴移日山水之意未嘗不落焉在予胸中也頃歲軍興徵求絡繹去閭阜四十里未能舍職事一往遊聊試登斯亭焉悠然戶庭憑凌雉堞厥位東南日月光至碧嶂清流江帆汀鳥煙雨之出沒橘柚之菁蔥莫不變氣象窮妍巧憂胸拂睫輻輳於欄檻之內蓋若江山雲物有悅我而暱就者夫君子居則有宴息之所游必有高明之具將以宣氣節情進於廣大疏通之域非獨遊觀云爾也予竊有志未之逮姑與客把酒詠歌陶然以就醉焉

愚樓記

施閏章

就亭落成之明年作愚樓於署之西北蓋非自予始也崇垣蔽之莫由騁目僉謂非樓不可因而高之規若車蓋赭若丹霞旣成而城郭江山指掌閒矣左右楓樟三四樹輪囷攫拏不知幾百年其南則頰官叢桂蔚鬱圍橋之外被以芙蓉鱗比繡錯閣山雲物來集綺疏客皆以爲黃州竹樓無以尙也乃有竊笑於旁者曰此傳舍

也夫既已亭之矣何不憚煩而樓是營甚矣愚山子之
愚也子聞而蹶然是言也誠中吾病遂以名吾樓雖然
子不見乎鳳凰之翔千仞鷓鴣之棲一枝乎彼各適其
適也使易地失其所憑則皆不適也且惡知鳳凰之樂
於鷓鴣一枝之卑於千仞耶千仞耶一枝耶吾不知其
所居坐而于于臥而栩栩聊取適於一瞬夫孰知而孰
愚笑者不能難嗒然而去書以記其事康熙辛丑八月
之二日也

柑林遊記

施閏章

臨江厥土宜柑江畔洲渚間列植以千萬計予謂當坐
飲其下會南昌陳君士業蘄州顧子赤方山陰徐子伯
調吾邑黃子文在陸子在僕後先至於是有柑林之遊
甫渡江則碧玉林立流火散珠纍纍下垂夾道委地客
皆頰首側身而過之席地小飲酒數行輒浮大白引柑
橘故實行觴政予以病止酒是日數十觴不醉顧子慨
然曰自有此柑林未有使君與我二三子惜不令太白
子瞻輩見之其不可不以告後人俾知柑林之遊自我
輩始予笑曰身後名何若生前一杯酒姑爲我強醉日
暮酒盡野人獻橘又命取斗酒隻雞繼之坐待明月有
頃月出皎然江山雪色沿流放舟緩棹容與江漲波平
水鳥鳴咬咬與舟俱下遠見城頭燈火來迎影落水中
作數十燭龍蜿蜒無際未知太白桃李之讌子瞻赤壁

清江縣志卷之六
之遊果勝此否於是客皆次第賦詩屬予記之予謂柑
林不足記而諸君子數千里畢集一時賦詩紀盛則宜
有聞於後者也遂爲之記

重建清江縣學記

錢天心

清江學宮其來久矣肇遷於宋嘉定淳祐之間增修於
明洪武宣德之際載在典籍可考而知也至若推廓更
始以儉得度使義民談子傑施地與井則有如葉公洪
而陳公造成之事在天順矣復侵地除壅逼則有如沈
公榮而李公璉佐之事在成化矣燬於華林而陳公律
始新之徐公問王公宇始建尊經閣陳公時芳始建敬
一亭啟聖祠陳公大賓廖公文光以城闈逼近始撤舊
闢門廣大其制事在嘉靖矣厥後益祭器儲學田浚泮
池起文昌閣祠先儒改學門則王公圻劉公養志黃公
琮李公茂英盧公兆龍田公蘇兆王公心純秦公鏞諸
君子之功德爲隆數年來師縮於垣寇鄰於境城堞之
下有刀戟而無文章公庭之上見刑名而不見禮樂大
成殿棟折榱崩矣其餘圯壞不可勝紀余因是而思今
日非無賢能如古諸君子者而值此水旱頻仍干戈搶
攘方經營於催科拮据於戎馬簿書期會之不暇其委
靈貺於草莽棄鐘簴於榛棘亦時勢使然何幸而天錫
我清江以洪侯也侯名其清號鑒如浙江山陰人其蒞
吾土也數年於茲矣其功德及於民甚深而民受其功

德甚大里之子弟鄉之父老悉能道其事己丑冬

王師駐臨江軍籍於城辛卯春入粵不獨一闕之市五家之廬未靖也卽澤宮射圃鞠爲茂草而侯以多務倥傯之時親詣學官詔諸生及余弟天球等而語之曰清江號稱文藪名賢碩彥不絕於史忠鯁則有如彭公龜年理學則有如張公洽若之何而几筵無光籩豆弗肅也遂於辛卯冬擇吉卜期鳩工集材大啟而重建之不借貲於士紳不徵役於民庶日以身董戒其事數月而聿觀厥成其崇儒重道可以式菁莪而臻棫樸凡士之入其中者或以理學顯或以事功著其受侯之賜不千萬禩而無斃也哉都人士縉紳先生感被其德思有以美其報而著其績余因樂其成而爲之記

雲棲庵落成記

周大赤

雲棲庵在臨陽薛家渡住持者明輝惟純兩上人一密真禪師之上足一是其法孫也密真規儀後學緇素咸山斗之以故學者如雲而兩上人精持戒律尤無忝厥祖父念庵僅數楹思所以崇大之謀之檀樾告之宰官居士咸樂欣助遂誦吉選材運甃月斧交飛星槌競舉不日而蘭若成密真屬子言以記予曰烏窠松枝之宿楊岐樹下之居彼寧非作家伎倆乎衲子輩一把茅蓋上頭無兩雨我顛無霜霜我肌足矣何必是密真曰是固然哉但楹柱頽傾堂宇迫狹則無以承龍象而接引

此文可刪

雲鶴往者蓮太士雖知毘盧宮殿遍大千無事經營而
禪堂以處僧法堂以俸經律未嘗不勤勤焉明輝惟純
其亦有蓮太士之遺意歟予曰前言戲之耳予何吝夫
一言邇者兵燹爲虐梵刹十興九廢卽或以爲靈光歸
然亦虫魚篆壁苔蘚畫座磬魚聲絕燈火光銷不足以
生人瞻仰少陵詩云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徒令信
者哀而已今兩上人發此宏願竟克承其志於刀尖馬
蹄之中亦何容易夫有道行者或不足於世務有幹畧
者或不足以感人興舊起衰革故鼎新也難矣兩上人
惟其平生刻苦於道諸方信服其誠故能一舉而成功
自今伊始翠飛簷牙霞留斗拱遠望水天一色帆影高
低便是西來祖意佛言五百世後荷擔而來續佛慧命
建佛塔廟當知是人於莊嚴劫中曾供養十二轉輪王
有大功德大福量其兩上人之謂矣密眞曰然爰諾其
請而記之若斯順治壬辰秋七月

臨江府重修譙樓碑記

王撫民

嘗讀春秋魯新延殿新作南門春秋譏之何譏乎爾曰
民勤於食也勞民爲重事也兩記以春非時也由斯以
觀後世人臣居民上者欲有所興作於一日豈不難哉
雖然勢有所難緩權有所可通必也不傷財不害民而
又舉事以時乃可以無譏乎官衙頭門有譙樓所以司
更漏之晨昏抑亦形勝攸關非直爲游觀地也臨郡譙

樓創自宋元明洪武初一修於劉公貞百二十餘年宏治庚戌重修於汝南戴公瑤至於

國朝將二百年矣康熙二年余以澶淵州正陞任茲土初見譙樓頽壞瓦椽颯零惻然思所以新之時諸廢待舉未遑也今拮据八載休息愛養生稍遂郡務漸理而樓之頽壞者日就傾仆而不能以少待於是進諸僚屬而謂之曰是一郡之觀瞻也及今不修前何以承後何以示歟爰具文請於藩憲李公公報可余乃首事竭力自八月至於十月三閱月而棟宇門楹上下一新矣蠲費費之一文不及民財衙役役之一輒不及民力且始終於秋冬曾不踰時前者之譏庶幾免焉夫是樓也戴以前朝之庚戌修待二百年而余以

今上之庚戌復修先庚後庚數亦非偶庚者更也庚爲金又堅也更新而堅固高廣猶昔壯麗過之巍巍乎大觀也哉登斯樓也遠近畢矚觸物興思見煙火鱗次樂吾生齒之繁不則思所以保聚見老幼讓路樂吾風俗之淳不則思所以教化見田野腴穰樂吾桑麻之盛不則思所以勸耕至若風日晴美賓朋僚友讌集其上或登高而賦或凭闌而眺排江松石遠岫蒼峯魚鳥之出沒風帆之下上雲物盡在目中建樓固不爲遊觀卽以爲遊觀豈不備乎是宜記之貞珉俾後人守茲土者共知重

清江縣志 卷二十六
修之所重云爾在事僚屬皆助成者也竝得書名

清江縣屈侯捐建便民漕倉記

熊 饌

清邑之有船戶也自先朝李涵初父母昉也其法立民鮮輪克轉運兌卸之勞較他邑獨善以故行之百餘年而卒無以易此者殆不可得而易也已清界袁貢二水之匯下鄉距邑阻河河東漕米從來船戶下鎮僦屋以收邇有過慮者令東岸一切秋糧逆輓而儲諸城船戶復從城倩脚買艇寸縷而尺駁之以至於鎮乃得安流而下焉嗟乎逆水之遜理枯民之督覘莫此爲甚矣屈侯之始蒞清也竊心隱之而未有所措旣而商之紳士欲復其故適清人三空之辰侯重發而又遲之年復一年見吾民之纏屬汗跣也愀然之色不絕於面慨然曰吾而不爲誰當爲者積俸數載遂於康熙庚戌三月下鎮停車審處相宅二區務爲永久計六月鳩工修葺繕蓋踰月而告成不惟清之紳士小民出於望外凡商賈於鎮者莫不謂是舉也人所難爲稱頌弗置云夫法有因而兼濟夫創有創而實善夫因者侯之建倉於鎮是也往者常建倉於省議費有成數矣今侯不費民間一粟一鏹卜宅市中寬敞足容功成晏如者此無他視爲公費則出入總不可問視爲已務則上下相與有孚推是心也可以理天下矣昔劉晏輸米江南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次建倉以省民力以紓國

用而唐室終賴以安今觀侯之營建視國若家字民若子垂之永久而不廢則前有李公後有屈侯召父杜母民歌之矣寧有已哉乃或者曰一邑之漕承於數家得無有他慮乎曰納戶之與船戶相習久矣第見彼此之利也而未見所累已如此侯之此舉復區處得宜經畫盡善則小民無遠輸之苦而船戶亦省駁淺之艱既恤其困又洞其隱其何詞焉或者又曰東岸沾其惠矣曷以爲上鄉計曰是又不然上鄉之米利輸之城則下鄉之米利輸之鎮地勢有然兩河赤子誰非吾民豈有岐視乎是役也上以利國下以便民茲行之數年已有成效矣侯之百世之仁於是乎在適奉 內召膺黃華之選行將有日而侯之惠乃清人旣渥且久則是倉之建爲侯德政之大端春秋之法美不勝書一書之而已遂以此記之

計倉屋二所一坐鎮之麻家巷出業生員黃楷黃楫受價二百兩一坐鎮之鄆公巷出業鎮人范光祖受價一百兩皆侯所裁清俸也此外修理竹木之費若干輒及之費若干攻木之工若干攻金之工若干攻石之工若干塗堊甃緯之費若干具載屬課册大概與屋價相差其屋丈尺閒架界至別有圖券俱貯清江縣庫侯姓屈名有信號遜公河南汝州人由拔貢起家令清江今陞行人司行人

重修臨江府學記

詹惟聖

今上十有八年余奉

命視學江右按部至臨謁

先師廟課督諸生講肄見臨之士循循焉樸以茂及校文拔其尤者彬彬焉理瀟而氣昌竊歎曰先王之澤未泯聖人之道大而

聖天子文教之漸濡者遠也學博毛生明遜告余曰臨陽文廟郡學昔濱江明嘉靖間爲江陵陳公大賓劾議徙建今所康熙丁未蘄州高公培復加修治歲久頽圯今大守陳公克峻蒞任是邦百廢具舉尤注意學校捐貲倡率僚屬共相量助鳩工庀材戊午撤櫺星門之舊而新之今將修葺正殿兩廡仍建諸生講肄號舍十二間俟工畢乞爲文以記之余曰唯唯越明年秋再謁

先師則廟貌巍然而明倫堂及諸生號舍亦煥然新矣余惟先王之世上自天子公卿大夫下逮民之秀者莫不務學故於教有師於國有學鄉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凡所爲三才萬物之理孝弟遜讓廉恥之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講之有素閑之有具以成文武之材而就道德之實故人材蔚興化行俗美臻上理也由此言之學固與治二乎哉而况吾

夫子道則仁義禮智言則易象詩書春秋治則兼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火於秦漓於漢雜於功利竊於佛老

而昭揭於天壤者久而彌光今去聖雖遠幸

天子崇儒重道凡遐陬僻徼咸奮於學以副上敦勵教化之意矧臨爲古揚州域理學事功文章節義名臣輩出尤德教覃敷之地歟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先王之教民也能者敦勵之其次誘掖之以所廣其化而適於治者靡不備故以治天下則清和理以治一國則絃歌興文翁之於蜀韓延壽之於潁川胥此道也今陳太守之守是郡也籌餉敬獄撫字招徠悉著成效而董師儒崇禮讓士無能不能咸進而教之以學復率先擘畫與二三僚屬不煩民力舉荒圯而新之且以觀厥成焉守之治誠有可觀者乎余幸以使節秉衡茲邦異日者咸見臨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出膺公卿之選志聖人之學服先王之教且將賢郡守樂治之成而歌詠

聖天子禮樂之化於勿諼也爰次其言以爲記

重修臨江府學記

陳克峻

有國家者秩祀以記宗功祀天以泰壇祀地以泰圻王宮以祭日夜明以祭月幽宗以祭星蓋以民生於覆載游息於晝夜無有不受天地日月之澤者故祀以報之然祀典之舉皆以報功而文廟之祀實爲傳道計

夫子扶道立教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萬世其大等天地其明並日月其卷舒六合斡運三光又

有以贊天地日月之所不及故文廟之建徧於郡邑春秋命有司誠享凡以尊崇

先師示重道也而學校之制必連官牆者要以

夫子之道載在六經而窮經之術莫切於庠序自心學不傳百家爭鳴士競文章以媒世用軌於正道者或寡故合廟學相比相與講明與理俾經生學士近聖居行聖言不至背馳刺謬離經畔道庶幾遵軌嚮風相率爲至德之歸俾聖道灼然而著於中天也然則學校爲風化之本

國家豫養人材固不可以一日緩矣臨陽文廟舊瀕江明

嘉靖閒始遷今址大成一殿規模宏敞兩廡羽翼巍然

若虹起鳳翔左建啟聖祠又左爲尊經閣右立明德堂右後爲敬一亭前對日月二池悠揚泮水而且祠宇師宅齋舍橋門莫不規圓矩折纖鉅盡制及後風雨震陵鳥鼠剝蝕久廢舊觀而尊經閣諸處幾成樵採之途丙辰歲余蒞茲土釋菜禮畢顧瞻徘徊惻然者久我

國家雅尙儒術茂鬯化原臨郡人文方應時而起而學官不治無以爲漸摩聖教之地事無有急於此者因請學憲詹公并告諸僚屬理荒整廢次第修舉經始於己未八月至庚申十月告成諸凡鳩工庀材之費一取於私家俸餼藏鏹一毫不與焉夫子所以孜孜亟圖此者亦藉以扶天理淑人心對揚

聖主命式昭

盛代興文之治倘登堂養正之儒相勉相勵無負教養則
名世偉士蔚起而爲

國楨作

累洽重熙之慶萬世永賴寧獨循祀典而競文章已哉書以
俟之

重修迴龍寺記

陳克峻

士必維國楨而後鍾山川之靈地必擅奇勝而後應英
傑之生人需地也然地亦需人昔崧嶽孕秀甫申并哲
人固以地而顯而周顒王珣捨宅而寺虎邱因以有千
年之宮則地又需人矣臨陽近郊平原廣衍無崇山峻
嶺之奇而贛袁二水匯流東折有衣帶濠濮之觀去郡
東北五六里有高陸一區蜿蜒蟠結回眺郡城面波光
枕洪流昔人規以立寺則如引鏡自照而浮光靜影朝
暉夕陰諸景變幻皆入如來三昧中形家以底柱江水
顏曰迴龍予前歲官橫浦以督軍役入臨維舟於寺側
見其地形巧於取勢精舍巧於據勝縱步祇園竹樹蔽
虧青葱峭蒨爽沁脾腑瞿然曰此閒清淑之氣宜挺生
瑰偉之人低徊畱之然獨怪其中殿棟折榱崩前後荒
圯佛像傾頽鐘簾委莽曾無有過而問者詢寺僧知燬
自明季意微欲復之第以隔屬非宜且

王事鞅掌未遑也迨守是邦往來悉經其處琅玕滿目鸞憂

松篁風水相應恍若舊遊之在耳有僧化榮趨請舉廢
子思此地為全郡苞橐神失憑依人奚安吉復憶夙懷
欣然從之發私橐重塑世尊三座像又與僚屬紳士諸
同志經營土木墁瓦逾年而寺復殿後舊故有堂其規
半殿堂側有曲室迴廊僧榻在焉堂前一庭原植娑羅
二章東西屹峙大可合抱扶疎枝幹亭亭如蓋人曰此
木中虬龍也啟左扉江流環繞修竹千竿沿崖盤踞延
風篩月使人意遠因進寺僧而語之曰此寺經數百年
而不隳一隙而輒復之若新此雖古今不相及亦如虎
邱之待珣與顛也況其址居臨陽切近之所歛其外境
而衛內郊深厚之氣勢實障闌一郡茲利之復興也宏
壯莫麗依神佑人以顯山水之靈吾見盤礴鬱積於所
閒植者皆宜有進於昔臨土必繼生譽髦奇英方軌前
賢以應地靈而宏

聖朝作人之化也予竊欣有託焉爰書以告後之同志者

屈侯去思碑記

鄧嵩壽

事不揆古今之變者不足語鏡幾之智惠不逮難及之
域者不足語博愛之仁惟我屈侯於鹿渚之政可謂智
之周而仁之至矣鹿渚故淦陽也邑遷而為市鎮其君
子敦禮而尚文其小人輯和而易使然以四方水陸輻
輳俗亦多通而善賈富穰之稱著自古昔於是官府舟
車往來之役之勞賓遇謙餞之禮之費浮於正供者倚

辦於鎮歲以爲常晨夜追呼千家之市殆無寧居反不
如財賄之會於司農者或得以邀朝廷一日蠲卹曠蕩
之恩也吾見夫前之肥者膏日火以消矣後之瘠者水
日溺以深矣侯下車而察今之鎮非昔之鎮也一切與
爲休息凡役之勞者時其緩急而節其太甚費之出於
禮者去其溢侈而其必不可儉者或遂捐俸以代民供
視鎮民之出一錢役一日如在其躬股之則痛勤之則
苦行之十年其日火以消者若漸去其薪而日溺以深
者若出之泥淖而登之衽席蓋其揆古今而逮乎難及
者若此吾是以服侯之仁且智也至是民大和會休聞
播聞課最內陞鎮之士民無從借寇也相率謁予文勒
之貞珉以圖不朽或曰清江之政文教誕敷視成都買
犢買牛視渤海以禮誨人視密令不任刑罰視中弁其
大者旣無愧古之循吏矣鹿渚固並育於其中也而區
區爲鎮市言之亦烏足竟侯設施之鉅者乎余曰是徒
知文龔卓魯之爲吏而遂忘孫叔敖與子產之爲相也
史紀循吏皆從郡邑而龍門考之於古得五人其四獨
爲國相所首列者則孫叔敖與子產是也於孫叔敖之
治楚紀其輕幣以定市亂子產之治鄭紀其二年而後
市不豫價皆於市重言之窺其意蓋以爲因民之性以
制敬敷之教物土之宜以經出入之法先王旣釐爾以
成矣時有輕重罔有成法拊循而噢咻之存乎其人者

獨有市籍耳苟求於市而不得焉則其得者或寡矣求於市而無不得焉則其不得者亦寡矣龍門之識度越於後人而余之言侯固龍門之所尊而見其大者也抑余尤有進焉循良入爲九卿而功名損於治郡者以吏道爲治道故圖大而不足旣已卓爲卿相而功名仍著於循良者以治道兼吏道故道大而有餘鹿渚之政旣與孫叔敖子產埒固以治道兼吏道者也今赴召行矣智足以揆之仁足以逮之而謂通顯或讓於孫叔敖與子產者吾不信也智足以揆之仁足以逮之而謂功名或讓於孫叔敖與子產者吾亦不信也然則異日者侯立而爲政於天下湛恩汪濊覃及鹿渚感觸舊恩必有鼓舞碑前指名相告者曰此夫昔之仁且智者也其能忘君侯哉侯姓屈氏名有信字遜公河南汝州人以拔貢知清江縣事今入爲行人司行人

萬松山修復佛殿記

鄭嵩壽

浮圖氏倡寂滅之教其後多離而不合蓋有執空者矣雖像設梵宮亦以爲無所事又有執有者矣其尊嚴閎壯常竭數富人之力以爲之而猶爲未稱夫執有者有終不足以有有而况乎空而有之說不勝執空者空亦不足以空空而涉於有而空之說亦不勝於是有大智者出焉兼而制之曰旣空何妨於有卽有可以爲空此其教之行乎中國至於梵刹擬王居像設遍海宇而亦

不悖於彼說精微之旨也鹿渚萬松山相傳建自漢永
明是與佛俱來者也幾二千年度其廢興屢矣至於康
熙某年某月而殿宇傾圮金碧黯剝寺僧某發大宏願
募諸檀樾修而復之二三年間頓還舊觀余嘗憫其爲
之也勞而僧復請於余曰寺於鹿渚爲最古坐視其泯
沒而不爲之所必非佛之徒而後可吾不忍也願記以
示後之人余曰若之輯而新之也空乎有乎有終不足
以有有乎空亦不足以空空乎既空不妨於有乎卽有
可以爲空乎其必知之矣余從若而識其年時也則何
必其知之矣記之可也余聽其言而又歎夫古道之湮
廢而不可復者可勝道哉視吾黨亦可以無愧矣不獨
以其勞也乃爲之書

五忠合祀記

黎 騫

人臣抗懷述志有曰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亦有撫膺
大息者曰願爲忠臣不願爲良臣豈人臣有二心哉時
當集棘則向所願爲良臣者卽此日之願爲忠臣者也
故夫羽檄塵飛膏身原桀後有賢者同其心而感其志
撫其遺壘舊編有爲之流連而嘆興者矣我郡伯喻公
奉璽書守臨正躬端操興利剔弊爲政朞年恩慈大洽
於兆庶尤博詢忠孝貞節將表揚之以爲正人心厲風
俗之本一日祇祀褒忠祠下忽慨然曰疾風勁草悠悠
我思臨固名封元明之季豈無人焉足配宋祀之三先

生者哉因廉得元之劉公明之郭公死事最烈將舉合祀之典焉卜茲仲秋八日捧二神位入祀先期戒官吏紳士虔恭祇肅至是公親執爵告神曖曖乎若忠魂之陟降也觀者或爲霑襟焉嗚呼劉公歿後而元社隨屋郭公歿後而明運亦傾而二公英靈聲聞獨與日星河岳長存於天地間也固忠臣之效哉郡伯復以屬里中人命述其實跡勒諸貞珉按前紀劉公諱天佑清江人瞻視非常豪傑樂附元季兵起陳友諒陷臨江據新淦劉公謀出奇邀敵收復郡城謀泄間道會義師鄒民用等夜渡金川併力復淦樹柵自固戰於柵下常以皂旗麾眾賊望而畏之相持十餘月援絕糧盡突圍趨吉安賊追之急短兵接猶手刃數人被執罵不絕口死子六人仁義禮忠德慶聞難赴敵咸戰死至今所在立廟但未正其討賊大義明其間關報國之心耳越三百年始祀於此郭公諱裕清江人舉鄉薦知棗陽縣崇正壬午流寇合兵八十萬復襲襄陽十二月賊將劉福攻棗陽郭公登陴誓眾以死自勵福盡銳急攻癸未元日城陷郭公身被數創猶麾將士曰死即死耳勿從賊也內舍十餘人皆死次日縛送闔營怒指曰不降當寸磔汝郭公怒罵曰死也堂堂縣令豈從逆賊哉闔怒甚聚眾支解之以死郭公以孤城前後抗賊經年左將軍良玉按兵不救以致陷沒江漢哀而立廟茲合祀於忠烈之

字者重死事也自元季而上溯於宋之德祐丙子阿里
海涯平湖南收宜春臨師遁清江趙公孟濟死之前一
年乙亥呂師夔以九江降吳益棄其師豫章下知軍鮑
公廉抗節以殉城亡與亡又上至開慶己未忽必烈一
圍鄂一自黃絕江臨版築未備知軍陳元桂被執不屈
死今北門之祠其致命處也上下數百年間曾幾何時
而廟堂之上無長慮遠顧之思滯中權之賞罰昧形勢
之離合乏蟻子之援兵三季如出一轍徒令諸君子不
得爲良臣而以忠臣顯駢首斷脛碧血成燐臣丹不改
其可悲也已夫劉公起徒步提孤軍而取虞淵之墜日
郭公以邑令據孤堞而折劇寇之鷓張皆効命於萬難
一成之日誓九死而弗移則世之專闔重寄社稷所視
爲輕重者又當何如也我郡伯尤懼夫忠貞節烈湮於
草莽或加之忌諱隱沒而無聞聞而不敢列其名於大
常升其光於祀典殊足惋也則夫發忠貞之大節伸天
地之正氣還猶生之面而招碎首之魂是所望於後之
君子同其心而感其事者也謹併志其語於篇用垂永
永

白公隄記

朱軾

樹德於民而藉言以傳非德之至者也德之至者不傳
以言而言以傳此吾於白公隄樂得而有言也隄曰白
公者何中丞白公捐資築隄民德之遂以名焉中丞爲

國撫民爲民興利宜也民之德之以食福於是隄者衆而向之困於無隄者甚且久也隄屬臨之清江十六七八九四都而南昌之豐城瑞州之高安接壤焉袁贛兩河之水交會於是沿河百餘里土田汗下以隄爲命歲辛巳隄決水大至漂沒田廬無算厥後旋築旋圯迄無寧歲居民莫敢託足膏腴數萬頃草惟宅之而按畝徵賦格於常制無能寬假上下交困十有八年於茲矣我白公甫下車諮訪利弊以次興除尤惓惓農田水利凡溪港支派濼蓄隄防宜濬宜疏宜閘宜築飭所在有司查察於是吾三邑人士以斯隄請公單車親臨閱視慨然嘆曰民病若此不識蒞此土者何以爲心乃量度料物工徒捐俸數千金檄臨江大守汪君南安司馬毛君董其事兩君體公意櫛風沐雨經畫盡瘁始事於康熙戊戌孟冬迄己亥季夏凡五閱月而工告竣於是嚮之瀾望汪洋者原隰井然矣嚮之哀鴻嗷嗷者其究安宅矣嚮之蕪穢不治者黍與與而稷翼翼矣三邑之人德公無已田而食曰此我公賜之食也蠶而衣曰此我公賜之衣也屋而居曰此我公賜之居也閭井治比父老子弟歲時斗酒相勞曰吾儕之保聚而安全者公之惠也而實無非此隄之功則又指其隄曰此非前此之隄而我公之隄也此白公隄所由名乎猶未已也且將勒石以紀之馳書走二千里乞余爲言余以桑梓受庇所以

德公豈有異情矧茲不朽盛事微鄉人請能已於言乎且夫工築之役固非易事守土者每畏而委之曰非吾咎也否則非余一人任不然則曰爲之無資奈何嗟夫國計民生之不可問盡此三言中矣今公切饑溺由己之思捐清俸以衛民務爲久遠無貽後患盡反三者之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抑余聞是隄屢修屢潰每風狂雨驟若有怪物焉昂起頃刻木石俱沈公自爲文祭禱而後興工工成歲餘風雨不爲隄患是又至誠之所感乎非偶然也余吏於浙憫浙民之久罹海患築隄爲悍經畫累年卒未有效以是益嘆公之才德爲不可及遂忘其固陋而不禁有味乎其言之也自今以往嘗有公之隄則亦嘗有公之德嘗有公之德則亦嘗有余之言余言何足傳其亦藉公之德以傳也公名潢號近庵奉天人毛君名士儀字抑齋浙江遂安人備書之者重公之知人善任而兩君能不負所使也是爲記

過化祠記

黃騶應

古名賢碩德身所遊歷之地及有官守遺愛民不忍忘相與立祠以祀以志永慕載在書傳班班可考其列諸祀典奕世俎豆爲天子諸侯之所修敬者又無論矣至若琳宮梵宇浮屠老子之室下至鄉村籬落叢祠詭怪妖妄淫昏之鬼尤能奔走其民施捨金錢布粟以祈福祥則雖名山大川之閔往往而有嗚呼其亦侈太矣哉

閻阜爲清江巨鎮道書所云三十三福地是也古今名人往來遊息見於題詠者甚夥具在本山志中南宋時紫陽朱子嘗校經於此故至今有紫陽臺遺址云山之南爲丁仙峯相傳丁令威嘗修煉茲山丹成仙去用此得名山蕪沒不治久矣庚戌歲里人大學生同姓月亭珩糾衆葺之具有成緒煥然改觀遠近咸嗟異焉旣乃慨然曰予家累世業儒而茲山實爲紫陽夫子過化之地其流風遺蹟闕而不彰而盛飾仙宇以侈遊觀無乃太謬於是創爲閻麓書院凡若干楹以棲來學之士而奉祀紫陽神主於其中使學者觀感興起有所法式噫月亭之用心亦可謂至矣而或者曰紫陽之祀遍天下自天子之都諸侯之國以及縣大夫之邑莫不有祀載在令甲厥典宏大而躋於十哲之班則自

本朝始所謂非天子不議禮也而私祀之於山陬僻壤之域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不然凡人情所不能已者雖聖王不禁召伯之甘棠張益州之畫像文翁之於蜀昌黎之於潮子厚之於羅池賢者所過民不能忘相率立廟以祀亦其常也况在先儒所常遊憩講業之地乎且不獨此也今民閻妖妄淫昏之瀆家有其祀報賽請禱殆無虛日雖所號爲讀書君子且猶不悟至於浮屠老子之神其爲奔走恐後惶惑失措又何怪焉韓愈曰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子與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昔張文

憲公洽爲紫陽高弟今其所居距茲山不數里而遙而
至今有杜橋黃氏者相傳爲勉齋遺裔以故紫陽往來
最數迨其後范氏梈以儒術博學與虞揭齊稱亦爲茲
山之產而勝國時邑里偉人相繼而起計其師友淵源
所漸一秉朱氏之學無有異同而黃氏世居山麓節義
文章概乎有聞其被服於先儒遺澤至深且久不可誣
也若夫神仙之說儒者所不道而紫陽嘗有詩云若到
名山高著眼洞天深處異人多則又似乎不盡以爲無
然則丁仙之化鶴而去白馬來歸其得以雄據茲山者
其猶賴我紫陽之靈附驥而益顯乎月亭曰然遂書之

重興義學記

汪清

予以部曹待罪輦下先後宦臨陽與予有舊者輒言臨
俗淳美朴儉誌之心久矣癸巳歲膺

簡命來蒞茲土因以所聞質諸所見果然益信入學宮禮先
師畢見垣屋傾撓廊廡悉不治由城及四郊不一聞絃
誦聲以是知臨俗雖美而都人士猶未能奮興於學也
出城五里許有迴龍寺其右址曰觀瀾書院爲昔丹霞
陳公所建碑字漫滅不可讀墻皆倒塌蔓草緣敗屋低
徊久之益歎臨之人不奮興於學數十年來竟無有踵
而行之者使其離披潦倒至此爲可惜也予不揣竊志
是而未遑府治西有關帝廟寬敞爽塏可以聚徒設席
旣招來四境承學之士又擇邑之有行誼能文章者爲

之師得饒子應瑗接其人知其爲有守士讀其文與詩
雅潔如其爲人延之入於是月有課歲有試書史文籍
之缺者給之米鹽蔬果魚肉之費悉捐俸予之無薄無
濫而義學始成予諭於衆曰昔韓愈爲潮之刺史痛潮
之人不學延趙德爲師自是潮人始知學而風俗一時
丕振予材質駑下萬不敢望韓公而臨陽爲節義文章
之藪前賢芳軌載在郡乘者燦然可觀又非潮比倘能
篤志力行以相與有成其風俗之美當更有倍曩時者
豈非予之厚望乎夫力於詩書以精其業者諸生之責
也講明經術以興起教學者師之責也董率倡導以獎
勸其事者郡大夫之責也是爲記

新修臨江試院記

汪廷璣

臨江試院歲久弗葺乾隆己丑太守李侯新之拓其楹
爲五增置號舍舊之半工旣竣余以試事至臨顧而樂
之曰美哉李侯之能以文教治其郡也按試院舊爲分
守湖西道官廡後奉裁去遂因爲學使者校士之所康
熙初宣城施愚山先生守道時振興風俗導行禮讓復
以詩古文辭教授郡人士皆知讀書自愛故臨至今稱
易治方今

天子神聖德教洋溢海內文運駸駸日上歲戊子
詔修成均又

命儒臣編纂大學志今年春舉

臨雍之典畿輔之士咸得觀光日下被服觀聽親見上之所以右文勸學而江國諸生延跂於數千里外由江國推之四海之內聞風興起爲何如也夫導宣上意學臣之職也而誘掖獎勸使之漸摩而有成者又賢守臣之責也余進臨之士而試之雝雝彬彬粹然儒者及閱其文其上者精純其次者恪守繩墨雖工力不齊而怪僻浮囂之習無有焉乃益歎愚山先生之澤弗衰而今日李侯造士之力爲多也昔文翁治蜀能尚文教民皆化之故文章之盛遂甲天下則夫繼愚山先生之後以奉行

聖天子作養人材之意而造就臨之士者余與李侯有責焉是不可以不記李侯名昌昱由工部郎中

擢守臨江浙江寧波府人

移建清江縣學記

曹文埴

清江爲臨江郡首邑宋時有向子諲者宏才峻節爲一代名臣朱子集中有過鄉林詩卽向公故居也蓋朱子與向公仲子浯學問師友故嘗遊歷其地觸景攄情每戀戀不忍別去而一時若劉靜春兄弟彭忠肅張文憲諸人又皆師友朱子羣以鄉林爲講學地用是地最有名予按試至臨江欲訪其地則清江之學宮正移建於此恢宏高爽赫然一新予旣喜相地之善與名勝爲宜而又以知今郡守李君之大有功於學校也先是清江

故有學在郡城東偏處城垣下倚育賢門城樓爲文昌閣規制湫隘不稱不備凡二百五十餘年未有能徙而新之者前漕督楊勤愨公屢倡厥議而守土官不任其事輒中止今李君毅然起而任之而勤愨之子農部君遂承先人之志首輸五百金爲一邑勸於是應之者踴躍贊襄如恐不及而李君乃得藉手以潰於成又適得先賢游息之故居以寓繼往開來之意始歐陽文忠所云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者不信然與予又嘗讀南豐曾氏宜黃學記謂宜黃之學作於廢學數年之後惟其令之一倡而四境之內嚮應以是爲人情樂學之徵夫已廢而作如瘖者之思語蹙者之思立其樂之也固宜至於學未嘗廢俎豆之器具在也章縫絃誦之聲未嘗一日輟也則修葺而補苴之或稍拓大之亦可謂盡心於學校者矣若夫以數百年已定之基兩朝來所欲行而未克勝任之舉乃竟舍其舊而新是圖而亦本於人情之所甚樂而並無喜功好事之嫌此固足見吾李君教化之美而亦向公與朱子之流風餘韻有以鼓舞於不自知也清江山水之秀毓爲偉人向公而後豈更無如向公者蔚然而興挺然而傑出者乎予知諸生講肄其中將必有感於薌林之名而鏡爽前賢以不負李君建學之意則予之言雖遠不逮歐曾諸學記而亦庶幾爲不溢美云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仲夏日記

新遷清江縣儒學記

李昌昱

清江建學宋初在郡城南嘉定中移於城東逮明正德間改築城垣迨邇廟門其時已有更置之議以未得其地故歷經修改僅遞進數丈而已明季兵燬

國初邑令洪君其清重修殿廡一時草創聊仍舊規未稱厥制至今蓋百二十年丁亥之冬予來視郡就謁宮牆則勢已積圯且前逼後下倚城爲門隤隘非度亟咨於邑縉紳博士弟子計所以改作者旣戶部楊君以勤慤公遺命捐五百金爲倡而邑中首捐千數百金至百餘金者不一人遠近慕義輸貲助役後先至乃徧相城中得百花洲民地以重值售之地爲宋侍郎向公子諲鄰

林遺居朱子所嘗游寓形勢具善予率僚屬酌定規條自筭鑰舒斂及程材董役悉簡邑士端敏習事者分領之中爲大成殿前爲臺陛爲東西廡又前爲三門門左右爲各宦鄉賢兩祠後爲崇聖祠廟之左爲明倫堂前兩翼爲橫舍前爲儒學門爲忠孝節烈后土三祠堂後爲教諭署廟之右爲射圃爲觀德堂後爲訓導署射圃左爲講堂後爲薌林祠以存古蹟省牲之所祭器之庫庖湍之室具備繚以周垣發石樹坊恢宏峻麗稱學之制踞地之勝於是邦之人士觀瞻欣賦且以謂予之爲力於斯也於戲予則何力之有當順治初清江爲兵衝歲復屢稜吏斯土者急軍餉督逋賦不暇給而洪令於

清江縣志 卷二十六
拾攘中葺治學校雖未隆厥制要亦能矣今太平百數
十年

聖化翔洽文教光昭而清江士端俗厚可以優游坐理顧令
儒席不治縫掖不振其何以長民予幸賴邦人之義假
手釋責焉其何力之有雖然予昔者出都謁勤懇公於
淮上公首以遷學爲言且謂屢欲捐貲以倡而有司不
任其責故邑中應之不勇今是之役其亦無負於公之
言矣而予於是尤望諸生之無負公意也清江山水秀
淑偉人接踵卽以薌林言之向公以鴻猷峻節爲宋名
臣諸子繼起伯源從五峯得道學之傳與朱子學同師
友而朱子往還清江張文憲劉靜春兄弟彭忠肅諸人
皆師友朱子講學多在薌林今諸生游息於斯相與奮
志聖賢之學以致國家之用爲名儒爲名臣嗣美於鄉
先達是尤公急欲遷學之意而予所期於諸生之無負
者也斯役也經始於庚寅十月迄癸巳之夏而告成偕
予督其事者通判攝縣事邊君學海知縣廣君福汪君
志仁教諭李君泓熊君顯署教諭劉君德彬教諭管訓
導事趙君由作訓導周君暄呂君希簡皆與勞勩其首
事及捐助姓名載他石不具書時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孟秋日記

清江縣題名碑記

鄧廷輯

縣正肇於周官嗣是宰尹令長各以代更訖明而後有

知縣名

國朝因之清江分邑自南唐後先官此蓋皆有可攷者其
時異其職則同其職同其名則異上之考功以黜陟名
下之輿論以臧否名中閱史氏稗官又往往本治行爲
法戒而以循良名以貪酷名各固有若斯其彰明較著
哉然則曷取乎題名嘗論承平之世上恬下熙有司無
所見功百姓無所見德則相忘於其名者有之不然或
清畏人知而不欲有名不然或才非百里而不屑居名
又不然或任不久職不專則皆倥偬將就而不遑立名
若其尸位苟祿漫無短長則又無所因附而得名凡若
然者類皆考功輿論與史氏稗官之所不及各脫無片
石留題坐令姓氏湮沒夫非邑治一大缺典哉况其已
名於考功輿論史氏稗官者之尤不可不名也題名蓋
是之取爾廷輯以丙申歲自峽邑移任此土初與士大
夫纂葺邑乘幸得補百三十有餘年之曠墜已攷歷代
題名則一立於前明邑令朱公而列官自明始明以前
概無聞又苦碑字漫漶可摹而識者十不二三蓋視邑
志之殘缺又有甚焉矣爰從新志所搜訂入纂者得如
千人錄而泐之石殆可補諸所謂不及名者歟抑維今
聖天子澄序官方所責望於親民之吏尤重以周立斯碑也
將藉聽邑人士稱名道實而相與勸懲庶益勤職事以
無負

國家爲民置令之至意則又非徒章往昭來焉云爾時乾隆四十有五年歲在庚子孟冬之吉

重修臨江府學碑記

李鈞簡

天下無可不學之人故天下無不立學之地而人之盛衰卽由地之興廢至其興廢盛衰之故則又視乎蒞茲地撫茲人者爲之植其基而啟其緒如諸郡之有學尤學道愛人之倡也余以嘉慶辛酉歲奉

恩命視江西學仰承

聖訓曰江西爲人文藪人材皆從庠序出汝不但校錄文藝當拔其可爲國家用者竊念我

朝重熙累洽文治敦龐

列聖之所以教育而裁成者家有博士食舊百數十年於茲矣
今

皇上勵精圖治期登上理諄諄焉求材於學校此億萬年治安之本也於戲盛哉臣謹志之弗敢忘旣蒞任之明年首試瑞州次卽按臨江時府學就傾圯郡太守何公春泉方謀於其郡人士庀材鳩工亟思所以振興之郡之人士亦樂守之政勤而意尤摯也爲之趨事恐後越一年而聿觀厥成何君因屬序於余余嘗謂大學之言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斯言也卽天下無非學人之明徵也學之爲君臣學之爲父子人不能外乎君臣父子卽孰有能外於學者惟士之則古稱

先讀書誦詩又能明其義以爲之導率此學之人所以
尤重而學之地所爲尤亟矣從來學記如余曲江之洪
州歐陽永叔之吉州曾南豐之筠州宜黃推明先聖之
旨以廣厲學官之教蓋莫盛於江西而朱子尤推曾氏
以爲能說得其人教學意出豈不以重乎其地則所以
陶成其人者有方况臨江以經義文章著稱如三劉三
孔以及有明忠節諸人其流風固未艾歟余不敏幸兩
試歲事祇謁

先師嘗登其堂進諸生而教之謂士苟自期爲有用之學則
不敢不愛其身彬彬乎道德之歸也有日矣今大守何
君方以禮樂絃誦治其邦而使者亦於是乎收爲
國得人之效也豈不休哉不辭蕪陋而爲之記

清江縣志卷之二十七

藝文九

序

宋

送李至之致仕歸清江序

孔武仲

清江李君中以朝奉郎司管庫於京師一日上書致其
祿位天子許之余聞而往見焉曰少而仕老而休古人
有之而不皆然也有餘乎畎畝者退而以畎畝為安可
也有餘乎室廬者退而以室廬為安可也吾黨之大夫
其歸以年者為有此具也否則往往姑黽勉以從事今
子處無室廬也耕無畎畝也亦何恃而退乎子鬢髮雖

白而清揚沃然騎不俟扶步不資杖進而有可以從仕之資退而無足以養生之具驟而謝歸無乃計之不詳乎君隱几旁視若鄙予者徐乃言曰予之子婚女嫁蓋有未給者一朝而退豈皆無說恣睢而動哉吾見勤勞之可厭則眎安佚如缺畝知機危之可畏則顧平易如居室以彼易此所得孰多乎且予從於仕宦之日非不久也而未嘗素爲養生之具也亦未嘗罹乎饑寒之患安知不有數存乎其閒也以故推新則吾之生理蓋有在而可以不預憂也夫去勞從逸舍險之平旣已得其兩利而日餽之不足歲積之不繼又不必蒙其兩害也吾所以去之果也且古人之不得已而還祿於君者或爲卒市門或牧豕海上其窮瘁愁苦甚矣猶不足以易其志今吾旣得優游鄉園而天子加惠官其一子有古人之佚而無其難者至於世故紛紛無復有已又可以較利害於無窮乎予聞而喜爲之酌酒而謔曰天下有道分賢人未衰嗟至之兮何遽釋此而歸得非來者重輕猶存乎人而歸者惟我之所爲予始疑而終悟遂將膏車粟馬而從之退而書之以爲序

曾子書七篇序

朱子

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沒門人唯曾氏爲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

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爲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爲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闕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爲有益於學者非它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
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

向薌林文集序

朱子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塋爲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弃人闕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

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何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韻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遼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於薊林居士向公之書竊有感也公之世家

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度絕識左右真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姒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枝蟬聯赫奕不可彌數然建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絕僭叛之音郵而縻其家族宣罷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強虜自勝之鋒邊羣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仇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爲之於不可爲之後

清江集卷之二十一
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
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
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中年乞身自放於江湖
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咸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
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閑曠之姿魁竒跌宕之氣雖世之
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絕俗離
世之難發興吐詞之工而然哉蓋必有其本矣公之季
子大夫公以公文集三十卷者屬序因竊序其心之所
感者如此以附書之左方後有君子得以考焉

止堂文集序

魏了翁

某自少已知有清江彭公論諫炳炳心鄉往之其後得
公內治聖鑑之書自正始於家刑善於國鑿鑿乎疏而
理也又得止堂訓蒙之書自一本二氣五常五典媿媿
乎密而辯也又於公之子欽見公手澤與樓劉諸老爲
公銘竊則益瞿然自失曰是學之正傳而吾不得親炙
之也廬陵李公鼎受知於公有年矣今將漕湖南而公
之次子鉉來爲屬乃以公平生所爲文刻諸湘西精舍
移書命某識篇首於是盡得公言行本末披誦累日程
子所謂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者非此其是與公始
讀程子易傳知爲學之要又從朱張子問辨講切而學
益成繇是尊聞行知造次理道居而訓子孫淑朋類必
孝弟謹信志道依仁也必窮理格物謹獨守約也出而

告君父數世子必正心修身事親刑家畏天愛民也必
尊儒務學簡修勸忠別慝癘惡也蓋言未有不根諸理
而理未有不求諸近非若異端之誣民文士之譁世也
紹熙定省之議伏墀叩額懇懇然有號泣隨親起敬起
孝之意至如陳原依憑城社閔諫兩宮韓侂胄出入宮
闈與聞大政脫少嬰忤流竄隨之公盡力排詆無少回
撓劉文節公以論吳端出臺公以博士爭之公非有當
言之責也油然而發衷不能自已嗚呼是言也使見用於
紹熙則二聖重權必有以感移人心迓續天命而內禪
之事無遽也見思於慶元則政歸中書必有以登籲衆
正紹開不平而學禁邊議之紛紛不作也文集凡四十

有七卷訓蒙聖鑑與別集不與紹定三年秋九月巳丑

朔
元

送銘文廷之清江錄事序

歐陽元

安成士登第自銘文廷始調清江錄事得視牧守縣大
夫爲親民長官自重宜矣其行歐陽元重告之曰周官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今之錄事治城市關
廂大畧相同而古今之制則不侔矣古者都邑如井田
畫爲九區前二區爲君之宮之廟社之廳治後一區爲
市左右三區爲民居市別爲四門日出而啟惟民得入
焉蓋二畝半在邑之農也其餘大夫士凡有爵祿者入

市有罰所謂出一幕一帑一輻一帷之類是也內而天子之都外而諸侯之國同一法其君過市則有刑者赦所以別尊卑也古法簡古俗淳惡器而抑末尚已今之錄事所治則市人居民出入同其門綜理同其官而况百族之寓公四方之游士官府之府史胥徒兵戎之游徼以逮卜祝老釋之流又下而百技工巧駟僮負販奴客媚優滯處而雜由之如是而望其布治教平政刑一其量度禁令如古司市法不既難矣乎雖然儒者將爲政必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此亦有其道者乎或聞元之言而笑之曰迂儒者欲驅市人而讀周公之法欲進錄事而行孔子之政其可駭也特甚嗟夫文廷儒者也進士也元語儒者語市人哉

范德機先生詩序

揭傒斯

范德機先生者臨江之清江人也少家貧力學有文章工詩尤好爲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游賣卜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非賣卜人也已而爲董中丞士選所知召至館下命諸子弟受學焉於是名動京師遂薦爲左衛尉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修與浦城楊載仲宏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予亦與之游焉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宏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唐臨晉帖以予爲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廷老吏予獨謂范公詩海內無雙

若比唐臨晉帖殆未逼真故改評曰范公詩如秋空行
雲晴雷捲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
學仙瘦骨稜層神氣自若又如饑鷹掠野孤鶴鳴羣圓
領無人一碧萬里庶若可彷彿耳晚尤工漢隸吳興趙
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讓之若其楷法人亦罕
及其居官廉直門不受私謁厯佐河北江西閩海三憲
府三棄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翰林應奉文字而有
閩海之命至順元年卒於家其詩之傳廬陵楊中得其
骨同郡傅若金得其神今皆有盛名其平生交誼之善
終始不變者同郡熊輔也楊中將刻其詩遺其子繼之
來求序爲書其本末如此於乎若德機者可謂千載士
矣

理學類編序

吳 當

古之學者卽事以窮理謹乎彛倫日用以修身不敢鶩
乎高遠也故曰道不遠人性也者人所得乎天以爲德
具於人心宜至切矣孔門穎敏莫先子貢而其言曰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聖人之設教可知矣道絕於戰
國經燔於秦漢儒專門授受惟事口耳千有餘年聖賢
不傳之緒中興於濂雒關閩諸君子師友並起議論精
到道學之明於斯爲盛朱子所定諸經四書既有成說
而元之設科取士表而宗之宜後學之有依賴而無所
惑矣闕嘗觀有司取性命天道設爲疑問而答者之牴

牯不可勝說何哉徒徵諸儒先之言而無以驗乎身心之實稍以已意增廣演繹則舛譌隨焉於是子貢之言爲益信而每深嘆其未易聞也臨江張氏九韶采周程以下數子所論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說載於成書及其門人之所錄者輯爲八卷名曰理學類編使學者不待徧閱諸家之書而可考乎天道性命之說其用心仁矣哉嗚呼知性則知天矣反求諸身盡乎吾心之量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迹事物之雜奚待考索推測而後知哉周子首繼前聖之絕學作爲圖說發明太極以授程子而二程終身未嘗以示學者非不欲門人有聞乎天道之妙也以初學之士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毫釐之差則或淪於高虛而不知切己之實病則程子之教深有望於後世學者之深造自得之也是編所輯固有助於初學矣然學者不知驗夫身心之實以求聖賢之所同則古昔之言又烏能究其孰同而孰異哉

明

送前臨江經歷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序

劉基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爲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於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禍官斥弗任則羣搆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訴於官非

其徒爲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
號曰笳鼓人莫解其義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
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
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
爲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
笳鼓之徒爲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爲覆
冒公執其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
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跡退散農民入城市
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
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於京師公時奉使自湖
廣還民譽獨藉藉予又爲大喜至正己丑公爲浙江財
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爲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
以病去薦紳文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
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割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
烏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者曰松栢在山兮匠石
求之夜光在璞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兮遇當有時因
相顧大笑賦詩爲別而劉基序焉

羣書備數序

梁寅

先生以耆耄之年淳正之學而特承天寵許歸田里其
家居也樂於閑靜務學之心雖老如壯所藏之書累數
千卷手抄目閱日夕忘倦近又以爲名物之書若目會
若小學紺珠若小學名數因世難散軼後進罕見於是

旁蒐羣籍益廣類例別爲一編名之曰羣書備數如元
圃積玉無可掄擇而各有其美君子之爲學於義理之
精微固所以治身心成德行於名物之繁曠亦可以益
神智廣聰明蓋學之大小不同而理無大小也嗟夫古
書多淪沒後進少見聞誠可惜也先生之成書有理學
類編啟入道之門有元史節要著一代之事是編者又
以示格物之要先生之惠益髦俊者其心勤矣夫其功
多矣夫

山陰集序

梁寅

臨江舊稱多士之邦至於近代文章之醇雅尤彬彬迭
見蓋作之於前者旣所趨之正則踵之其後者愈趨之
易矣劉君仲修郡城之世家也自其少時隨父宦遊之
四方固已嗜學業能文辭矣迨二兵革搶攘之際與郡士
楊伯謙彭聲之諸賢日究論雅道如泰寧之世居則研
精六經旁搜諸子史繇漢至唐文章之傳者咸辯其醇
疵高下其遺辭發詠追金琢璧鉅篇短章矩度悉合至
其歸之至理則如履康莊之衢而旁岐曲術弗迷所之
焉偉矣哉立言之工也天朝徵用儒雅仲修嘗一至京
師翰林宋公景濂一見意合然仲修竟以重聽許辭公
欲留之不可迺賦詩餞之其歸金川也恬然若將終身
而嗣子奉獲罪縣官乃籍其家奉旣死君亦徙東萊至
桃源病卒嗚呼其可愍也夫唐之陳子昂死射洪縣獄

君之以富累身蓋與之同也子昂文章冠海內君之追古作者亦與之同也君名永之以好書之篤故自號山陰道士洪武壬戌孟秋之月同郡梁寅序

送臨江太守劉侯入覲序

梁寅

臨江太守劉侯以今年之秋七月始蒞政迨冬十有二月朝於京師郡之耆俊相與論曰侯之下車五閱月而其紀綱之布政令之行疎乎聽觀騰於稱頌若久而孚者蓋能崇寬仁之化而異糾急之爲懷勤惕之誠而無縱弛之弊故士勵其學農勸其穡賦役以均饜餽以給奸回曰屏賢能用勸今當修歲覲承清問宜有叙述乃以屬於寅寅曰郡守者民之師帥其任至重也矧今朝

廷創立之初其考績計治爲尤切法令之施宜如日之明而不可偏也軍國之供宜如泉之流而常有繼也庶政之斷庶事之理又宜如著蔡之知而無或滯也然觀夫理郡縣者大抵撫字之心勞則催科之政拙強壯之氣勵則豈弟之意乖而吾侯獨能從容慎重以理煩劇德化以宣而衆務以舉非宏偉之度通練之才其能若是哉吾郡之士民感侯之仁樂侯之治方如赤子之仰於慈母侯之行也旣膺夫三接之榮又思夫一郡之寄則式遘其歸也宜矣哉旣不敢辭於是序其槩

臨江府譙樓落成宴集詩序

王臣

臨江大郡譙樓偉觀大蒙亘其北閣阜峙其南顧江喻

水會流而來金鳳善洲障滙而瀦誠西江之雄也樓作於宋元歲月既久漫不可考已洪武初郡守劉貞嘗一修葺迄今又百有二十餘年日就弊壞太守汝陽戴公作郡之又明年宏治庚戌冬謀諸寮案鳩工聚材撤而新之增幾故臺覆簷爲三崇俱尋有奇其廣如之不數月而落成明年辛亥孟夏十有三日太守約賓客寮吏讌於其上先期致書速予胥會故得濫廁焉是日宿雨初霽纖埃不動八牕洞開薰風徐來座無狎客酒有監史衆而不譁樂而不佚賓主東南之美殆庶幾乎諸公之能鳴者又各形諸賦咏彰諸盛美予起而諭於衆曰諸公知今日之所以爲樂乎夫今日之樂太守之功也

功不繫於茲樓落成之日而在於勤政恤民之時使公庭多訟四郊多壘田疇荒蕪吏民豪黠太守方皇皇焉奔走捍禦從事簿書期會之弗暇樓其何能成抑而行之不病民卽妨政人將街談而巷議之又安能與賓客周旋觴咏有如今日之樂乎然則太守之功固不繫於樓之成與否歟昔魯人爲長府閔子譏之僖公修泮宮春秋予之予其爲所當爲而已諸公曰然請述以文惜予謏陋竊愧三王之後不敢以不文辭太守字仲儀與予同舉進士厯官郎署以清慎聞出知萊州大臣薦其有剌劇才特改臨江益勤乃職治官如家令行禁止民不敢欺嘗修隄堰以防淤決建城門以禦奸暴葺郡堂

以勤聽斷皆爲政之急務其他豐功偉績又皆可書也而予姑撮其大者以詔後人俾無忘太守之功

送太守曹君之任臨江序

曹名恕

羅欽順

士患無誠心愛民與其才之弗周才與誠合則時無不可爲者蓋其通變宜民之慮常有以和調於法制之中截長補短以爲功因高就下以爲利日計雖不足而歲計則有餘矣彼工於徇時者必將曰時如是法如是吾民雖病吾且如之何哉於是一切以整辨爲心此其人豈不足以聲稱資進取然而厲民以自便君子之所不由也余同年友霸州曹君本忠由南京戶部郎中擢臨江太守臨江之士之仕於南京者素知君所以存心所

以行事皆相顧而喜曰吾民何幸得此慈父母哉凡吾輩之知君者亦以爲臨江之民之幸君之爲郎戶部也大要主於惜費而便民法在必行而不爲深刻故人畏而不怨嘗督京庾庾有蠹皆宿猾君廉得之軍一人徒四人宿弊爲之一清又嘗權舟淮安其稅兼輸錢鈔數累鉅萬計有姦民囊橐其閒輸者苦其邀求而司權者多緣是獲謗弗之察也君首捕寘諸法舟往來者頌焉先皇帝末年從南京戶部之請裁減冗食歲贏米二十二萬有奇其議蓋發於君於是羣小沸騰勢洶洶若不但已者君屹不爲動曰茲吾職也敢不盡乎君在戶部有年其行事蓋不止此然卽此以觀可謂有愛民之心

而周於才者也臨江之士其相顧而喜相語以爲慈父母也宜哉夫愛民莫切於寬征此理之不易而寬征之說豈惟難行於今日識時務者亦難言之雖然此說不行終歸於厲民而已其何有於愛况才之爲用正以濟夫時勢之難而副其心之所欲爲者不然又何貴於才美才如君其必有以處此矣昔人有言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况積以歲計其爲賜也不亦多乎夫然吾將見臨江之民莫不有以自給乃心愛戴真如赤子之慕慈母而君之聲實茂著自將進於高遠豈獨彼工於狗時者之足以興哉抑臨江號稱大邦而蕩無城郭有備無患茲亦愛民者之所宜留心况其利害又不止於一郡而已余隣郡人也故因臨江諸君子屬言爲贈旣道其民之所欲而又贅及乎此蓋亦唇齒之過慮云

先哲言行錄序

龔守愚

古之人有言曰後生晚進不復講聞前輩風節學問源流是故士風日就凋弊旨哉斯言乃知襄陽耆舊汝南先賢非苟傳也吾郡閭阜玉笥之勝名天下靈秀所鍾不於物而於人生其地者或制行衡門杜本劉永之類或流聲政府李諮蕭燧之類或列温公黨籍之碑劉奉世之類或與朱子僞學之籍彭龜年章穎曾三聘或追下壺張巡之蹤陳喬李邈趙孟濟練子寔或厲張良韓偓之操向子諲徐卿孫黎立武或牧民馭衆以才諳稱蕭貫劉立之孔延之蕭注之類或挂冠遺榮以廉靖著徐夢莘曾三復張美和之

類其風節有如此者或深於經劉敞或邃於史劉敞徐天麟

或聞追歐曾謝或學亞張呂劉清或握衣大儒之門向

皮或策名道學之傳張洽或詩侔於虞伯生范梈或博擬於

宋景濂魯曾其學問有如此者豈徒一鄉之望雖以名天

下可也顧惟郡當孔道游羅兵燹往牒則磨滅無傳新

志則踳駁已甚至有舉其姓名而莫知誰某者豈非大

闕典與僭不自揆爰輯舊聞以為是編其規制取之朱

子名臣錄其梗概參之洪武己巳志不敢自出意見妄

有增飾聊以備遺忘致誦法耳區區之心亦願與一二

同志共商確焉若夫網羅放失勒成全書講求源流振

起凋弊則有待於立言之君子云嘉靖丙戌四月望日

心遠堂詩草序

李 濂

君子名世之作當以天下論而不當以一方論也宋呂

紫薇居仁嘗作江西詩派圖自黃山谷而下取陳無已

韓子蒼潘邠老輩二十五人以為法嗣其大意推尊山

谷為派之祖而諸君子揚其波夫無已彭城人子蒼陵

陽人邠老黃州人非盡皆豫章也而派之云者紫薇之

意無乃謂諸君子雖非豫章之產而詩之源流實出於

豫章耶自紫薇斯圖一出而劉後村楊誠齋並有異議

此予所以謂君子名世之作當以天下論而不當以一

方論也東谷先生往時督學中州與予談詩於梁臺之

下淵乎其源之遠也確乎其評之精也亶亶乎其說之

長也今始得斯草而閱焉乃斂衽而嘆曰此名世之作也此予所謂當以天下論者也使紫薇見之鑒賞品題又當何如哉

心遠堂文草序

黃城

嘗聞八音殊響並奏雅樂五采異文並繪袞章此非人謀之巧所可幾也元氣緼和太素構質假器象以洩其自然之聲色而後九成十二章繇之以曲全苟使闕一亦無以悉觀造化之奇蘊矣乃若文字始於一畫衍於六書體造化之撰顯性術之妙質以基之氣以貫之自然諧律呂成文章以極乎聲色之變經緯天地標揭古今書契以來代有作者皆與造化同運關世道之盛衰

其盛也雅聲正色鳴世華國其衰也淫亂雅紫奪朱聲色徒具何取焉爾其太和洋溢文治精華劉宋諸公一時撰述渾然天成未落聲色加以百年積累壽考作人海宇漸絃歌之化雲漢應追琢之章文人學士彬彬嚮風發揮幽蹟掄揚盛美當一代文明之會亦雅樂之集八音袞章之備五采稱極盛矣我邑東谷先生稟奇氣負奇才發爲文辭不事模擬抒己意揣物情窮世變微言探性命正論植綱常雖憤世嫉邪微有過激要之本乎自然絕無側媚之態猶八音之各一其節五采之各一其飾均爲鳴世之雅華國之章得非積厚流光之選乎先生志行峻潔鄉評宦蹟時所推先退老家居足履

不至公門非其人罔與接談尚友千古氣雄一世蓋元和未散質素猶存有不專以聲色爲工者然亦不能不假此以自表於世所謂言近而心遠也抑豈足以盡先生之蘊哉先生著作甚富傳刻四出蜀都尤盛竊伏嶺鄙時獲讀綠雪堂記心遠堂詩諸稿已知嚮慕數往來境上逐旅奔忙每以不及面承爲恨乃今幸登先生之堂備領教益總其大要彙爲一集仍以先生心遠堂文章名篇命工重刻俾海內同好恨相見之晚者獲此以窺其要旨之所存且以昭人文之盛於先生有徵云

北窻存稿序

敖英

北窻裴先生早歲翱翔藝苑人愛而畏之如劔光玉氣有不可掩抑之者中歲卒業於東白張公之門窺闕益深聲聞籍甚而益偃蹇不遇然一時顯夫名流多忘勢忘年友之加敬愛焉二泉邵公愛其詩虛齋蔡公愛其文陽明王公愛其談當世之務而不泥古故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末路艱虞橫罹飛語之變賴肺石有靈而北窻平生所以自保者無或窳焉於是盤盤邱樊無意人閱事矣英昔在膠序受北窻麗澤之益今謝事歸田而北窻墓木拱矣聞鄰笛之悲聲懷長者之高誼卽來其子改之求其存稿讀之乃躬自點勘爲上下卷抄付之刻焉嗚呼異代之下知北窻者斯亦足以不朽哉

因革事宜序

敖英

因革政之本也而有難易焉夫自我率由不作聰明亂舊章其於因也多無忝者至於革也遑遑難之必熟思審處於改絃易轍之際亟之不可也徐之不可也不通變宜民不可也是故西門豹投巫於河以革河伯娶婦之俗君子以爲不教而殺是革之失於亟者也漢興革秦苛法而挾書之禁遲遲而後除君子以爲使誦法孔子者不得吐氣也是革之失於徐者也半山丞相以執拗之性行新法而流怨海內是不能通變宜民以革而爲蠱者也若此之革欲求得正而無悔不亦難乎頃者陸川沈公繇尚書郎來臨江握郡符秉德振華以茂循良且博求遑時憔悴斯民魚肉斯民之弊而革之有決斷無姑息有潤色無偏枯弗亟弗徐而風行草偃民咸宜之矣易曰三就有孚聖人於革之義其謹如此公之革也其庶幾乎於是郡中長者咸曰我公宏學之蘊此其徵也我公昭融之業此其兆也一日公以因革事宜來徵予序予潦倒甚矣構思綴文秃筆作字鋒芒蕭颯聊書此語於卷端以俟作循吏傳者采焉

清庠志補序

高從禮

夫史外何以有志也補史氏畧也郡邑其各有志何通志畧於郡而邑得詳也勢也臨之新志善也蓋成於太常卿管慕雲公守郡時也其菽文之錄及清庠者僅三篇去取嚴而簡褻便亦勢也邑故無志也故典將何託

以傳乎吳學博條識之所繇補也嗟夫典幹不副其術業濫竽爾述造不關於世教畫脂爾摩研不中乎繩削敝帚爾若者皆譏無取焉余之是取也爲其不虛席不越俎嫺史學而裨今昔世有賴也其呈以請也猶然不敢自信也余信其可錄也因名其集曰志補而弁之以言萬歷乙未長至日

自序

吳 績

夫美彰盛猷徽傳芳烈類皆託之金石然三代石刻如壇山癸巳吉日漫無可攷獨存一石鼓文儻非表章於唐瓌詞道畫不卽濟河俱沈耶慨杞宋考憶文獻存文武者幸方策意念深矣余讀庠石刻惟其無幾迺有斷碑荒碣埋糞壤井郭閱其文磨滅郡乘無攷焉嗟嗟彼嘉意首事者詎不爲一時豪舉而壘泐若爾得非文謝於登載代恡於賞音歟可慨已世閱人而爲世感慨則同莫爲之圖慨將何極因卽其存者錄之諸圖刻關係學典者條識之鴻髦振藻輶軒采風芳猷其藉此足徵云

國朝

閣阜山志序

施閏章

官臨江數年蓋日與閣阜山相望也旣繫於官求登矚之暇不可得則求其山川草木之志一觀之以釋吾懷庶幾乎臥而游焉於是得閣阜山注二卷東吳俞策所

集也漫漶謔漏至不可通曉以南州陳子公霖家多藏書屬爲校讐而予稍括定更名閣阜山志叙曰古者有道而無仙歐陽子之言也其說甚正莊列之徒始言乘雲上仙事而葛稚川作列仙傳得九十二人豈所謂無其事詭其名者耶王方平降蔡經家多著神異比舍有陳氏者欲從執役學仙方平立而視之謂其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抱朴子曰求仙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不修而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然則神仙之事與聖賢之學蓋亦有相近者後世方技家乃徒侈言黃白以求大藥不亦愚乎臨江東有閣阜西有玉笥皆道書所稱名山爲靈異所棲而閣阜尤盛相傳葛仙翁學道冲舉處宋時宮觀道院至于餘闕朱考亭周平園嘗來遊賦詩今荒榛茂草丹井故在卽而求之其亦有餐霞馭風之人潛游其中而不見知於世者耶康熙丙午仲冬月

蕭江倡和集序

施閏章

古人之久於官者多喜山澤游豈非其性所耽悅哉嵇生言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則必放乎長林豐草矣歐陽子在官作亭陶然意得於山水之閱又何以云焉始予官山左叔父家居爲一閣曰待歸蓋憂予善病不善官也而予未能歸秩滿數月未暇一日臥閣上又移官湖西郡爲臨江地踞山阜署中木芙蓉始華出檐側丈餘

爛若霞舉予稱之曰芙蓉屋久之作就亭已愚樓又成
皆因舊就簡取便山川工不逾旬役不滋費人言踟躕
我獨相羊客至則觴焉主客醉歌留詩屏壁雨蝕風披
殘軼過半一日命童子帙其僅存者爲蕭江倡和集或
曰是其流風遠矣卽異日亭閣廢而書存山川無恙不
猶之今日乎雖然是又適人之適也吾知吾適而已他
何計焉然予病久未能歸憂且老矣豈所稱仁智能樂
山水者哉

劉克猶太史崇祀錄序

周茂源

已丑之役劉克猶太史名冠諸進士克猶有聲江楚閱
二十餘年文章旣以領袖羣彥顧其德器安舒厚重尤
爲海內傾仰臚傳導引而出都人士爭以太平宰相期
之待聊城傅公武進呂公皆以廷對第一人相繼大拜
需次卽屬克猶乃僅僅進一二秩休沐歸故里旋以疾
終海內識與不識悉爲悼歎何天與之以遇合之隆而
奪之速也予在京邸數從克猶及其同里曹木欣學士
遊竊見兩人躬行淳恪非忠孝之言不言絕不矜三楚
風騷與唐勒景差之徒炫才而夸世然克猶固僑居楚
之黃岡實江右清江產也江右古講學地朱陸先賢風
勵之後名儒輩出禮樂斌斌其亦漸漬有素矣克猶兄
別駕淳初君歸清江率從子諸生某以祀典得請於施
使君而屬予紀其事使君亦與克猶同籍交最深當其

持節湖西慨然以興理學扶名教自任羅一峯鄒東廓
諸先生之以德祀於鄉者率皆闢其緒論以訓多士葺
治鷺洲書院月朔一至以爲常然猶曰前此我所私淑
者也若克猶則固嘗與之同堂而考業者無古今無遠
近凡祀有其舉之莫敢廢所以爲移風易俗之助良非
淺也嗟乎使此邦俎豆克猶而知求其不愧科名之實
以行不以文也庶幾賢士大夫常比肩而立矣康熙丙
午仲秋雲閣周某書於蕭江旅館

江上清風錄序

杜果

嘗讀衛詩至于旄以爲詩人美大夫之敬賢如此而致
望於姝子之卑予然竊怪當時爲所禮者卒未聞一言

以相贈豈大夫之他行有未足歟或當日亦復有辭而
第以鳴一己之感故夫子逸之而不載歟予覽江上清
風錄而有異焉清風錄者爲臨江太守陳擎石先生作
也先生之守臨江也神明慈惠召父杜母之歌遍於道
路會漕司虛席僉議所以攝之者則惟曰先生洪州人
士聞臨江之政者咸喜其來而恨其晚也先生旣受事
不以身處脂膏少汚其素不以五日京兆傳舍其官大
約其深悉利病事無留宿如劉戶部其能識大體未嘗
求利如張轉運其轉輸給足經費簡約如蕭鄧侯寇河
內用能使望春鱗集衛士鼓吹軍無庚癸之呼民有福
星之號而先生更恢恢有餘文符若雨不廢嘯歌爰進

諸生而考德問業握手談讌都忘貴賤登其門者坐春風而飲醇醪也庶幾哉于旌之遺徽歟屬新官旣代先生脂車言旋夫先生之來也臨之人戀之及其返也各郡之人又戀之然先生所攝者通各郡臨之人則猶受其利若今之歸各郡之人將不得並蒙其福此其所以尤戀之深也於是諸博士弟子員本之民情作爲歌詩以代謠頌一皆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惟念先生之無惡無斃以永終譽則卽以是爲畀予而又何歎焉余與先生邂逅適願嘗擬爲今之古人觀諸士之贈言竊喜載名其上有榮耀焉遂不揣而爲之序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清和月

瑞筠山志序

魏學渠

往予在京師時愚山施子爲予言臨江山水閣阜最爲有名然去郡城四十餘里守土者不能以時至唯瑞筠爲近出城南二里許卽至山有慧力寺南唐歐陽處士故宅也有龍珠雁宕鉢盂蓮華諸峯又有雲根半山之亭前人所創也近年叢生紫芝復建亭焉蓮池洗心泉瑩激沁骨松竹萬株青翠如幄予聞而忻然願至焉未幾予持節蒞其地策杖至寺時自之禪師自百丈來主法席予與之燕坐接對肅肅有道人風訪山之亭閣則四五年間烽烟不靖廢爲邱莽者過半矣自公方經營修復先成瑞筠山志出以相示則山之舊觀如在目

前按圖施工指日可成勝槩是予之不若愚山子者當年樓閣如新登臨娛目而今日得遇白公又得自公之志則愚山子所未有也迺可以驕語愚山子矣康熙辛酉孟春日

送楊員外假旋清江省親序

李紱

國家功令京秩官再考滿始得給假省親昨歲吾鄉編修周君念父母年老請急格於例乃稱疾以告大學士兼掌翰林院事桐城張公以其情上聞

天子聖明特詔京官親老或有疾者各自其長官以聞許不時予假不必限以年蓋

聖人孝治天下至德要道之所施千載而一時者也今歲同

鄉考功楊君敬援

詔旨請假省親來告行於予初楊君之將乞假也請命於高堂得請而後行上承

君之教下慰親之心不敢以利祿薄其天性庶幾乎忠而能孝矣自世之偷親之所以教與子之所以學苟志於富貴而已積日累月以漸遷轉雖假一日怵他人之我先聞楊君庭闈之美其能無媿而興乎蓋世未有不孝而不能忠者也則未有能孝而不能忠者也孔子語曾子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而曾子亦謂事君不忠非孝忠與孝豈有異旨哉幸生

盛時承

九重之德音以拜家慶暫歸而遄返於朝吾知詩所稱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者楊君固然抑豈獨楊君宜然乎書以
告世之爲臣子者不獨贈楊君也

酆隆中先生古文序

楊錫紱

國初吾西江以古文擅名者推寧都三魏而叔子尤傑
出當其時壇坫主持風聲遠被雖老師宿儒有不憚千
里間關負笈請業者而吾邑酆隆中熊養及二先生皆
及叔子之門養及先生以布衣老先生曾爲鉛山學博
亦未竟其用而卒余與先生同里閉先大夫幼嘗受業
酆氏之門淵源可溯余少時聞先生時藝亟見稱於臨
川諸先輩古文更號專家邇來風氣日下後進之士耑
務舉業制藝且不免靡靡隨時何論古文以故先生文
傳習者少無由得見其藏藁歲戊辰己巳間以憂家居
從其裔孫再三求索乃得古文殘稿若干篇其中壽序
居十之九以先生之嗜古窮經學有根源著述等身何
况於文卽文亦必各體俱備寧止區區祝嘏應酬之作
而所存止此豈先生當年未嘗手自編輯或不免水火
之厄耶抑後人不知手澤可珍聽其散佚亡失而不復
收拾耶然卽就此數十篇玩之毋論與金初允書諸作
謹嚴博大不可磨滅卽祝嘏諸篇其議論釋解原原本
本上下古今而卒歸於道亦純乎昌黎廬陵氣息讀之
者可以徵先生學之富養之純而非小材薄植之所能

希其萬一余於是嘆文章之傳不傳蓋有數焉要其至者則雖散失遺亡遏抑掩閉其耿耿不可磨滅之氣終從敗麓敝篋中久而發其光華遇好古者索而得之吉光片羽珍同拱璧然則先生全集雖不可見就其現在者未嘗不可以傳先生也抄謄之本恐易遺失因授之梓以垂久遠他日得養及先生文當合而梓之爲里中黎獻云

楊兼山先生遺文序

吾清邑楊兼山先生當勝國末造間關閩廣之間鞠躬盡瘁卒以一死殉國其立身大節已入明史列傳先生之傳原不必以文顧其文章在天崇時亦與吾西江五家鼎峙其已見於安雅堂諸選本及鄉會墨藝毋論當時膾炙人口卽至今學士家亦奉爲拱璧聞當時定五家者曾擬及先生後復以文多蘇門氣息乃入楊澹餘先生維節夫蘇氏父子爲唐宋八大家之三其文與韓歐諸公後先輝映後有作者正慮不能得其氣息爲門外漢果得之矣尚何文之不佳而當時以此乙先生亦可見持論者之嚴不過於韓歐曾蘇諸公家數微存區別遂舉以例先生而先生文之卓然可傳與五家原無高下其定評自在也不然豈蘇門氣息轉爲文章之病乎哉先生制藝在當日自有全稿不止於散見諸作特兵燹之後無復存者余爲先生邑人少時聞父師訓凜

然先生之節概爲古人所難能於安雅堂諸選本內讀
先生文尤往復不能已於懷思見全集以爲楷模訪之
其家不可得偶於邑中老諸生廢篋內得殘文數十篇
傳寫之本以訛承訛破壞處至不可句讀而玩其文則
與散見諸作實出一手因悉心校勘正其錯悞間有遺
句則以已之心揣先生之心常一句不憚百回想遂亦
若有神助而得之者此或思能通靈非後生末學輒敢
參以已見也夫先生原不必以文傳卽以文如散見諸
作已足以傳先生正不在爭多鬪靡而此數十篇者乃
於百十餘年後旁搜而得之亦可徵凡文之至者其精
光必不可磨滅雖開過之人而終有以自見於世况大
節炳日星如先生卽單詞隻義且以吉光片羽珍之今
其存者尚有數十篇而不思圖所以流傳乎哉因不揣
固陋謬加評點付之剞劂用公同好并誌仰止之私云
爾

跋

宋

跋陸處善集杜詩

胡銓

右臨江陸處善集杜詩題坡老舊隱所謂德有隣堂者
也近世媚道成俗凡有位者出一詩一文則人爭摩刻
竟有題跋不問詩文美惡但官愈高則題跋愈多如使
騷人詞客投閒置散雖有屈宋李杜之文之詩人雖著

眼豈復有賞吳江之楓落愛秋水之霞飛徒令月娥冰
什與孤烟禁草共盡可勝惜哉予故手書此以託意云
耳

跋孔毅父談苑

朱子

孔毅父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稿然多是鈔取江隣
幾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
世傳孔書有瑣珩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
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清獻公以下無
不遭其詆毀者細攷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
之惑亂後生甚可惡也因閱此帙筆其後以曉之

白鹿洞所藏漢書跋

朱子

某既為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先人所藏漢書
四十四通為謝時白鹿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
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
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攷皆為聞人今子和弟子
澄之家尚藏其手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日
月朱某仲晦父書

公是弟子記跋

江溥

溥來臨江乃先生鄉里二年閱訪求其遺文而未能盡
見既將去此乃得公是弟子記觀其微言篤論皆根柢
孟子而扶植名教醇於荀楊遠甚真大有功於聖門遂
併工刻之以廣其傳凡是正十有六字其疑者闕之乾

清江縣志 卷二十一
道壬辰十月上澣三衢江某書

弟子記跋

趙不黯

右公是先生弟子記臨江劉子之遺書也前太守江公
既刊是本不黯時在高安得而讀之疑其頗有闕誤及
到官同年友先生之從曾孫靖之子又言之因取其
家藏舊本校正果有百餘字而其從叔公彭因椿復出
一本尤精且詳子和本眎之尚多舛脫如叔贛問尚書
記人之功下脫五段梓慶削木爲鑿至不敢以爵賞櫻
其慮下闕七段文勢差錯至不可讀其他以二段爲一
一爲二者不可概舉蓋彭因本乃閣下善本雖子和亦
未之見故也不黯既愛其精詳且受二君之請遂爲正
其譌謬增益未備者更版凡十有八補字三百七十列
之郡齋使學者得見其全書而二君獲補完先世遺文
之力豈不休哉淳熙改元孟秋朔玉牒不黯書

跋薊林帖

陸游

先少師使淮南實與薊林向公爲代薊林作雍熙堂於
解中堂之前有井泉甘寒宜茶洪駒父聞之寄詩云何
如喚取陸鴻漸石鼎風爐來試茶詩與除代堂帖同日
到薊林大以爲異手書報先少師今尚在也伏觀公移
文奏牘稿大節貫金石然諸公所書已可傳世贅書之
亦屋下架屋耳而某家世所傳足補薊林逸事者則不
可不書以遺後人嘉泰三年五月十日陸某謹書

元

跋閣阜山道士陳字心所藏白玉蟾墨蹟

何中

神仙者流詩文字畫皆信意所到由其天資高邁自然非人所及故新宮之銘東老之詩傳之至今玉蟾墨蹟留閣阜爲多回祿之餘鮮有存者字心陳高士獨能藏玉蟾贈其師郭常清詩一卷詩非食烟火人語固不可得而字心以此爲傳家之寶益不可得矣嗚呼爲人子孫而不能保其祖德者其可愧也夫至順二年十有一月二十八日何中大虛題

跋劉墨莊世譜後

虞集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誼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莊劉氏自清江來金溪遂爲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交遊之懿輯爲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來矣

書蕭煥有臨江爲政碑後

劉詵

予舊閱古人平反輒爲反覆數過喜快若親見又恨今世無復見此人及見其斥鬼神破妖異則又疑史氏或採摭之過今觀蕭君煥有臨江所爲政則知古今人真無不相及而史皆信史也夫知屈抑而不敢言見像偶而輒下拜皆怵於禍福也天下惟不怵於禍福者可以行其志天下惟學而有守者不怵於禍福蕭君之政通幽明而無閔其要不越於學耳今方閉門益究經史則其政未可量也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蕭君有焉

明

宋高宗書薊林碑跋

劉翼南

郡東門去道凡百步許有石碑屹立于荒烟蔓草中塗下馬磨蒼蘚而讀之乃宋高宗書薊林二字賜其臣向子諲者問之父老咸曰子諲先世開封人丞相敏中五世孫金人南侵子諲爲京畿轉運使帥師勤王累官至戶部侍郎後致仕歸臨江置書建閣於郡庠卒贈太師覆考志書與其言合余善子諲貴富而知所務又嘉父老不遺其迹也乃移置於頴宮以爲居是郡貴而好禮者勸其曰薊林則向氏所居之里名

書彭聲之先生所題杏林書屋圖

練子寧

予友李用升以其先人所藏杏林書屋圖并詩訪予求識其後予觀書屋之畫自足名世而又侈之以匏菴先

生之詞翰豈非古人所謂三絕者耶用升以先人之故而欲裝潢之以傳永久可謂能世其家聲也用書卷端以識歲月云

跋山陰遺墨

練子寧

仲修先生詞翰之美獨步江右先生初不自貴重有求者輒與之世俗亦不知其可寶先生沒後數年而擅新美者殆不多見矣故片楮寸墨士大夫莫不秘襲之以爲久遠之玩焉嗚呼文章翰墨自有定價固有忽乎近而貴乎遠者矣矧先生之節行有足以高世者耶然則區區字畫之工蓋其淺者爾邑庠錢伯淳氏得先生所書蘇文忠雜說二而無題識懼歲月之久而或泯其自也謁予識之予因慨慕先生之風而恨其不可作者遂不辭而書其後亦以見先生之可貴者此特其萬一爾

跋王侍郎所藏楊補之梅

解縉

予鄉先輩楊君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閤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閤以進之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勅村梅更作疎枝冷葉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之壁閤有蜂蝶集其上驚怪求補之而已物故不可得矣其平生耿介不慕榮利故不俯仰時好人不

得而知也侍郎得此紹興中作正其奉勅村梅以後晚年得意之筆重可寶也

跋存耕堂記

解 縉

今國子祭酒胡公若思所爲存耕堂記爲清江劉子耕作藏予葺年矣所舒夕諷燈前酒邊發明心學有味其言世之能存心者或寡而又以鹵莽耕之不力之勛爲田之咎比比皆然故書此於記後以歸子耕但能存者有種斯獲無肥磽之異雨露之不齊也

跋思紹堂記

解 縉

杜聘君清碧先生予鄉道學士也常至其所居烟雲臺清流白沙竹溪森然而故址蕪沒爲之悵然聞其故老云子孫有居閩中者欲見而不可得今觀思紹堂記然後知德基爲聘君曾孫而記乃鄉先輩周君子治所作歷序聘君師友之盛而江右爲多德基豈能忘情哉且云以教官入選相見尚有日必思有以慰予之夙心者德基豈能忘情哉

書范先生侯官藁後

劉 球

昔吾清江范德機先生以詩鳴元盛時所謂侯官藁者乃其佐閩幕所作總五七言詩不越五十七篇已可見其用思之清苦制辭之婉正類事之切實足以形容山川之勝景物之美吏政之得失民風土氣之好惡况窺其全藁哉宜乎其與虞揚揭二三先生並稱賢於當時也自泰定迄今百有餘年中遭兵燹而復觀文明之盛其手筆猶幸存之友人劉大彰家自非其精神流布浩

然有不可沒而又託得其人亦何能如此其久於世哉
夫時之人遇古名畫者圖一山臨一水描狀一卉一木
一鳥獸蟲魚輒購之以厚利珍之若至寶然徒能資玩
好而無益於已之修豈若此藁誦之則足以博見聞習
而得之則可以發吟咏悅性情較彼之能資玩好者大
不侔矣惟大彰則賤彼而貴此則其賢於世之人也不
既遠哉予故樂爲書其後以歸之

跋清江鄒氏所藏丁玉川畫卷

朱多炆

今之品畫必耳目吳下云遑遑語吳人豫章畫品當以
丁玉川冠每搔首掉臂曰俗品也第未嘗見其合作者
爾萬歷癸未孟夏舟過清江寓友人鄒景顏幹所也獲
觀此卷筆墨清潤上摩馬夏鋒壘次不失宋人法式心
賞久之倘吳下人見此未必不肅首捧臂拜下風也景
顏其善有諸某月日多炆紀事

國朝

跋楊兼山先生序陳黃石書後

周令樹

黃石陳令君足爲滄重而楊太史機部文又足以重黃
石雪堂愚山二公皆有題洵墨寶也雖然太史文固以
人傳昔東坡作戚氏樂府最得意至有立論排詆以爲
非公作者向非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則後人亦何
從定其真僞故得熊施兩先生之言而太史傳令君之
文益足據云展俟其珍藏之

清江鎮建倉題跋

彭恪

清江舊有船戶自康熙十九年邑令汪濂始革悉從官收官運行之三十年矣但地界東西兩河河東漕計萬餘石隔城三五十里每年秋涸納之城民苦於上流官運駁省又苦於下流置倉清江鎮誠官民兩便者宜屈侯之急急也後康熙五十年公舉祀侯名宦祠蓋不忘侯德政云

書啟

宋

答劉子澄主簿

胡銓

某重拜復書劉君主簿足下某少也賤於他藝能自料不可鑄鑿始妄意游心六藝矻矻窮年未少有得退念昔嘗從學楊先生中立李先生先之知讀書之法三十年不下案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陳言不適於實用又重以瘴癘之餘自視殆不若人足下春秋鼎盛才茂而氣盛文追古作者亶亶焉韓柳之域矣操鉛懷槧上可以獵卿相若少卑之亦不失萬一於臺郎乃懇懇於廢棄無似之人賁以大篇揚推古人稱道過實非僕所敢知也幸甚幸甚雖然如論詩氣質之變說固善矣至謂僕養心之誠行己之恭立節之堅造道之深是邦之賢大夫一人而已則過矣夫中庸之書太抵以變氣質爲要其說有三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一變也惟天下至誠
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
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其次
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則化此再變也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
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
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此三變也
變至於此極矣足下之說有合於中庸矣不亦善乎今
夫三人行必有我師十室邑必有忠信矧廬陵十萬戶
名卿才大夫踵相躡而足下謂止於一人不已過乎春
秋之法善不敢檢過不敢隱足下亮之不宜

送韋主簿成功赴宏詞科啟

文天祥

徑辭矮屋前赴大科開五十難以試教官是各上等分
十二體以取詞學尤見宏材慶熊魚之得兼觀龍象之
第一某冬烘自昔歲晚相期久此妙音不到蓬宮之處
看君名第又光杏苑之年

鄧志曰韋成功清江人景定三年進士舊志府志
俱無傳僅此啟見文山集中蓋以進士官主簿而
復應制科必其人品學術有見重於信國者惜無
從得其事蹟而爲之補傳也

謝臨江李總管重修狀元坊啟

黎立武

狀元及第今爲隔世之虛名刺史表閭又作他時之故

事未嘗忘我何以報公昔高密爲康成建通德門穎陰
爲朗陵改高陽里皆邑令崇一鄉之虛譽與世流爲千
載之美譚孰若掄魁之坊出自相公之筆如坐會同館
而張冰篆如遊法華寺而觀邕碑波戈峙金鳳如欲飛
閭巷疑石龜之再轉雖進士之科未復然化民之意已
多某因念平生真堪一笑袞龍殿上常誇獨對之三千
朱雀橋邊今作尋常之百姓進不得陳箕子之洪範退
而發揮郭氏之中庸關山學傲嘉眉之規借時文明孔
孟之意松閱喝道豈無考德問業之人花外小車亦有
事親從兄之樂然或預司徒之役則又如舉子之時伐
檀削迹之仇吾知免矣毀瓦畫墁之咎誰能宥之不圖

三十年金榜之名增重二千石銀鈎之字成前此部使
欲爲之志動昔年鄉人助喜之心十字街頭如浮圖之
起廢一千年後與華表以俱存何榮如之可感多矣茲
蓋伏覩某官坤輿閔氣河右俊人泉府培風善計江西
之財賦翰林借逕飽看天上之圖書肯爲朱旛阜蓋而
來大是碧嶂清江之福論振文誅姦之政季弟元兄用
留耕救荒之心召父杜母使七八月遂雩壇之禱俾三
百川無溱洧之憂一日而百廢具興三年而四境皆治
遂令迂濶亦屬作新某雖奉几筵敢忘檠戟武陵太守
屢許訪於桃花黎家小童竟空吹於葱葉未由胥晤曷
盡冬言某敢不佩此寸衷銘之百世薛少保三大字長

如甘棠蔽芾之春曾南豐一瓣香願祝仙李蟠根之盛
其爲販嚮無用敷榮

按狀元坊在今關帝廟左俗呼鮮魚牌

明

與清江葉令書

練子寧

執事以天子之命出宰斯土一邑之治否執事榮辱係
焉執事其可謂職止於簿書期會之閑而昧於消禍救
寃之遠慮耶諺曰盜賊起於饑寒禮義生於富足夫惟
君子而後能不動心於饑寒苟非其人則無所不至矣
曩者草昧之初聖人未出梟頑之徒假燒香誦佛之名
以嘯召無賴而無知之民亦紛紛而從之蓋其始也惑
於妖怪之說而冀免於禍災而其終也卒剽掠攻劫而
爲盜賊之計故有國之典必草薶而禽獮之而郡守縣
令尤嚴於日夜督察以去夫生民之大害比聞鄉落之
闕惑於彌勒之說而私奉其名號者闕有之矣此豈非
賢守令之責與僕不幸居於茲土而又食天子之祿以
爲王臣其可忽於未然之禍而不相告耶雖然言之者
僕之責也聽而行之者執事之責也今爲執事之計者
無他焉亦曰明朝廷之禁以徧喻夫鄉邑之民使之曉
然知禍福之所由然後嚴責各鄉里甲使之更相督察
以去夫奸邪之輩敢有容匿者以其罪罪之而命巡檢
諸司各於所隸廉捕苟得其實許諸色人得以風聞其

有邀受私賄私相縱釋及懷挾私仇誣執平民者皆坐以罪擇其克惡之尤者一二人置諸法以明示之則姦猾破膽而自散矣語曰滔天之浸始於涓滴燎原之烈延於細微杜漸之不可不早也今竊聽於鄉邑之閭其勢亦謂滔滔而炎炎矣執事其亦少加意焉

疏

國朝

募修清豐橋疏

鄧嵩壽

清豐橋當閩楚孔道往來者踵相踐肩者骨舂車者雷轢介然惟一橋乘之故易圯今茲圯最甚僧慧初憫其病涉也復圖修之以爲計堅久非合衆力不可欲募四方諸大檀樾而請予爲之簿言以勸施予進慧初而謂

之曰將以徒杠輿梁吾儒爲政之義勸之乎抑亦福田利益爲釋氏之說勸之耶慧初笑曰儒者之言義因以爲利也亦已久矣吾釋之徒也卽爲釋之言可也予曰釋之言必徵於神橋也奚徵慧初曰橋之彰灼人耳目者無如宋皇祐蔡忠惠公之萬安其撰時揆日畫基鏤趾皆有神相之夫橋未成而神相其成則橋旣成而神必相其人其爲利益亦必大矣可徵也予曰不然讀忠惠之自記未言縉紳先生亦置之不論余烏得而徵之卽徵之萬安之役工劇而費鉅一勞而永逸乃能動鬼神以今方之不啻九牛之一毛其誰許之慧初自知見

之未達也曰萬安之役固一勞而永逸矣自吾思之自有天下以至皇祐不知其幾千萬年自皇祐以推其後其無有窮期可知也今斯橋也前人爲之而吾修之而又修之自吾修之而後之人將續修之而又續修之其無有窮期亦可知也然則從其後逆計之以此日之長當彼之劇以此費之數當彼之鉅神必許我况工不期劇易費不期鉅細其期於濟人一也吾何歉焉余乃恍然失笑曰信也其期於濟人一也釋之言利未始不爲義也如是夫然是言也已工於勸矣予何言哉遂書之

募修萬竹庵疏

張景蒼

郡北郭外永慶寺前監司施愚山先生改題曰萬竹庵攷之崇正戊辰有慧然掘井得二古磚上誌至正甲申水陸院記始知宋大慧禪師建水陸道場地自宋迄今六百餘年而斯庵之賴以不墜者蓋由煦杲太師開堂駐錫衣鉢相傳得以世守之也予守是土以來公事之餘亦屢過而少憩焉覺叢叢青翠中竹韻蕭疎僧房閑寂與城市之囂塵迴隔迺歲月浸深未免風雨之剝落椽樞朽蠹日就傾圮寺僧某力圖修葺亟於募費鳩工余因其呈請再四特捐廉俸佐其不逮並抽短疏以告郡之好善者雍正癸丑小春月

祭文

宋

祭大常寺簿子澄

朱子

嗚呼子澄以樂易之資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信道彌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閑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宦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睦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所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惟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游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齎志以投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某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解袂江磯忽然十載屢卜再會卒乖所圖以至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而病衰不能文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尚幸楊兄昔同游好屬其一酌足寄此心嗚呼子澄其尚能知予悲也耶

明

代臨江祭軍牙六纛文

敖英

君臣大義上通於天苟或有將難稽於討蠹茲宸濠凶德參會乃今六月十四日不顧懿親竊發亡命殺戮元卿虔劉齊民狂悖甚矣曾不思三監之亂自底滅亡七國之叛竟成菹醢况蕞爾逆儔天地人神之所共怒者

哉某等受皇帝寵命保釐茲土苟有人心誰無義氣爰
鳩虎旅分守魚麗厲氣摩壘誓孤忠之莫渝洒泣登舟
期一鼓而得雋惟爾有神懋揚厥職威靈濯濯相我義
旗師律堂堂奪彼兇魄用集勤王之績再修奏凱之誠
謹告

國朝

禱雨劉公文

施閏章

民莫瘠於湖西雨莫急於今日及今不雨雨亦無及兵
災相仍禍亂將作章旣以告城隍之神惴惴懼不得命
謀於士庶僉曰惟劉公忠烈威信食於茲數百年厥靈
惟影響禮云捍災恤患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公之忠
可貫金石而力不足以致霖雨民之信公如考妣而不
恤其災患非所以厭羣望會明禋宣上帝德意神必不
然其尚垂惻焉

告神驅虎文

施閏章

康熙五年歲在丙午辛丑月庚午日江西布政使司分
守湖西道叅議施閏章謹齋戒三日同臨江府知府王
撫民清江知縣屈有信等謹告於

臨江城隍之神曰竊聞上治之世猛獸不擾益烈山澤
周公驅虎豹使人掌川澤山林猛獸毒物各安其所無
爲民害迄中世且有廢檻去弇禁民張捕虎自渡河越
境者固由仁及飛走孚格異類或亦有物焉以陰相之

也比者猛虎晝出擇肉當路郡縣傷噬至數十人豈吏實不德使然與神之食於茲土固爲民捍災禦患者也人爲萬物之靈出其力以供百神之祀神之式臨於是焉在乃令此猛獸悍然乳血餐膏殲滅我赤子哉天實好生哀我下土其忍令兵荒疾疫洊罹鞠凶之遺民接踵餉虎口哉民旣窮且弱矣山澤阻深不能多設檻穽張網罟從事強弓毒矢用是歸命於神惟神其上告於天使山川土神爲之收戢毋俾滋害昔宋均有言曰虎爲民患咎在殘吏今不能斥貪暴修人事而惟神是聽吏之羞也然災患之不能禦神亦與有責焉謹告

獲虎謝神文

施閏章

施子作文驅虎之二日清江縣南十里有虎在原忽墜深谷土人殺之以獻吏民咸歡謂神賜乃薦虎肉侑以牲醴而告之曰告神捕虎曾不三日不田斯獲繫豈人力事有適然敢貪天功神不可度感而遂通山民孔艱莫敢寧處去暴務盡俾歌樂土尚饗

逐青蛙檄文

鄧廷輯

爲檄飭驅除事查訪得本邑樟樹鎮地方近有青蛙頗類物怪鄉愚附會淫祀繁興事旣不經風胡可長宜驅蛙而放之江特飭差而示以檄檄曰附魔爲怪惑衆則妖於法當除其誰敢抗蠢爾青蛙厥爲水族旣荷恩波於

盛世應安澤國以滋生未知何所憑依乃至絕無忌憚不水
伏而陸處假蜩縮以鴟蹲僭分香火之居貪得酒漿之
啖依然飽腹而弩睛竟似含沙以射影或謂罔象之遺
孽流播烟江抑疑海蜃之餘氛幻居樓市未能奔月知
非月裏蟾蜍徒欲聒人漫附人闕鼓吹總之爲鬼爲蜮
跡屬奸回無論在官在私例當屏逐膨脹可厭詎禹鼎
所堪圖罔蠢無倫并虞衡所不載問么膺其何力豈有
威靈嗟蠕蠕之無知敢司禍福無功享祀本

上帝所宜誅倚詐欺人尤刑章所必禁縱爲魍魎魑魅所托
罪有攸歸當計電霆冰雹之威孽還自殄本縣職司正
俗志在除邪似茲蠱惑之踪立應翦滅姑念冥頑之質
略與生全本無氣燄未勞鄴縣沉巫漫是爪牙何事澹
臺碎壁特遣公胥協同鄧長繫以青茅投之江滸蛙其
聽檄言自圖湔滌或潛遠渚或遁深潭碧草青泉仍許
沫

皇仁之浩蕩通衢鉅鎮再難容醜類之盤旋尚取路以自新
母怙終而蒙戮

乾隆四十五年秋邑之樟鎮偶有青蛙攀援竹木鄉
民惑焉乃移置古廟羣從禮拜謂可却病而祈福遂
至祀以酒漿侑以優孟狂愚煽惑莫知其妄余亟諄
切示禁並作檄驅之蛙去而羣情帖然時則志稿纂
就邑人士請入載檄文以誌時事爰爲紀其始末如

此

蘇州言自圖節新近

臺卒望林猷公皆

清江縣志卷之二十八

清江縣志卷之二十八

雜志

春秋聖人之書也而傳者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所傳聞異辭徵信傳疑有並存無偏廢也清江志
 分目類紀大端已具而軼事畸聞時散見於他說
 無可附麗則雜而紀之稍為甄綜時代古者史氏
 不廢稗官諸子兼收雜家以至詩話諧談雖零牋
 賸簡皆足以資考据廣異聞也撰雜志

漢書淮南王安諫伐越書曰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
 使將軍闕忌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韋昭云上淦越
 邑考漢志越地無上淦邑名蓋即豫章新淦今清江鎮

也。漢志豫章都尉治新淦。尉典武事而淦當嶺越之衝。故宿軍駐守於此。處之上淦者。慮降軍反覆。俾得就都尉治也。地近廬江尋陽。有樓船軍。故其後復反。卽以樓船卒擊之。淮南王傳云。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卽其事也。蓋是時豫章尚爲邊郡。漢制羈縻蠻越多在於此。韋昭不考地志。以其爲越事也。遠云越邑始屬謬誤。

葛仙公以赤烏七年八月十五日。飛昇於閭阜福庭東峰之側。弟子鄒明等攀戀不已。於是仙公駐駕空中。賦五言詩三篇。付鄒明普。令歌誦開悟。方來其一云。真人昔遺教。愍念孤癡子。嬖邪不信道。旣亂由斯起。身隨朝露晞。悔恨何有已。罪大不可掩。流毒將誰理。冥冥未出期。劫盡方當止。轉輪貧賤家。仍復爲役使。四體或不完。蹙蹙行乞市。不知積罪報。怨天神不恃。大道常無爲。宏之由善始。吾今獲輕舉。修行立功爾。三界盡稽首。從容紫宮裏。停駕虛無中。人生若流水。臨別屬素翰。麤標靈妙紀。其二云。大道體虛無。寂寂中有精。眎之若冥昧。窈窕中昭明。莫言道虛誕。所患不至誠。奚不登名山。誦是洞真經。一誦而一詠。元音徹大清。太上輝金容。衆仙齊應聲。十方散香花。燔烟旃檀馨。皇娥奏九韶。鸞鳳諧和鳴。龍駕翳空迎。華蓋曜杳冥。脩閑劫仞臺。帝釋歛降庭。八王奉丹液。挹漱身騰輕。逍遙有無閔。流朗絕形名。神

童夾侍側、自然朝萬靈、飄飄八景輿、流衍白玉京、七祖升福堂、先亡悉超生、王侯能篤信、必爲天下貞、大人體至德、一切蒙其成、其三云、散誕游山水、吐納靈和津、鍊氣同希夷、靜詠道德篇、至心宗元一、冥感今乃宣、飛駕馭九龍、飄飄乘紫烟、華景曜空衢、紅雲擁帝前、暫遷蓬萊宮、倏忽已賓天、偉偉衆真會、渺渺凌重元、體固無終劫、金顏隨日鮮、歡樂太一作無上境、悲念一切捐、誰能離死壤、結是冥中緣、悠悠成至道、出有人無閔、微妙良難測、智者謂我賢、若能宏衆妙、輕舉升神仙、閭阜山志

漢建安中、有羽人葛元者、遊閭阜山、嘗於東峰作臥雲庵、修鍊一夕、衣冠入室、臥而氣絕、弟子守之、越三日、失

元所在、夫仙有二部、一尸解、一超昇、元臥而氣絕、則尸解也、又云、三日失元所在、始而神蛻、旣而形脫、語似不類、隆慶府志存疑

聶友于封溪夜射白鹿中之、尋跡不見、乃見箭著一梓樹皮、卽伐木皮、便有血出、旋斫旋合、不可斷、友更多著斧伐之、遂斷、取其二板、以爲牂牁、後友船行、遇風作他船皆沒、惟友船獨全、尋看、乃向梓板夾扶其船、友大異之、封溪在新淦縣北二十里、今有聶友所用梓木爲牂牁者、遂生爲樹、其樹猶存、木至合抱、人伐而倒、植之、枝條皆下垂、豫章記

按聶友牂牁一事、亦見搜神記、其畧云、友伐樹截爲

二板置陂下常沉或浮出則家有吉慶友常乘以迎客中流欲沒友呵之則復浮官丹陽時板忽隨至石頭友驚曰板來必有意因解職歸二板挾舟行一日即至其後板或出爲凶禍云此紀牂牁校詳備附錄備考

郡東南二十里有一大冢號丹陽墩長老云是郡人丹陽太守聶友冢也外形甚高大內有一大冢居中兩邊各有四小冢橫首大冢外作微道周匝皆通冢裏高二丈餘小者半之微道又半之此墓相通一甍似是殉葬者不聞聶友奢侈以人從死也豫章記

陶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

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晉陽秋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著敝葛及士行貴母恒於公服裏口內縫一片曰女當作佳官盡心恤民毋忘著葛衫時也奚囊橘柚

蕭勵字文約武帝從父弟吳平侯景子也襲封吳平侯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民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斫山村有一老姥以槃粲鱸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南史

按斫山今失其地名廣韻斫山旁石也清江治城古

謂之石龍城自城以上十餘里江岸皆山而多石竊
意斫山當在此處又縣治本古蕭灘鎮舊志以爲梁
武嘗駐軍於此故地以蕭名考史傳武帝但至尋陽
未入豫章西境蕭之爲名當以屬之吳平侯廟賢侯
駐泊永繫輿思世遠言湮里俗沿譌遂以其名繫之
梁武耳

胡惠超西山人獨處無異常人羣坐行則長於一人頭
故世謂之胡長仙逢人不執手板擎拳而已祈雨禱晴
能同時分界今雷王嶺其零壇也豫章古郡治有大豫
章爲崇歲取民女一人以祭乃免蕃疫懷素帖豫章樟
樹生庭指此也自秦時而苦之後漢改郡治爲廟則怪

益肆至唐值惠超過廟前爲風雨所撓惠超大怒遂命
雷伐之其樹逆而上止於清江之界由此地受樟樹之
名超卽樹處立信果觀以鎮之宋復改爲元妙觀也信
果觀塑元元像常有鴿穢其首及武宗時厲歸真謁惠
超經觀中見像頂雀糞乃畫一鷄於門衆鳥遂絕斯亦
靈跡相得而彰者乎榆溪逸稿

開元中清江郡叟嘗牧牛田闕忽異聲自地中發叟驚
走辟易夢一青襦丈夫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寤不知
其旨後又適野復聞之卽以其事白郡守封君封君叱
遣之是夕叟又夢青襦者告曰吾委跡地下久矣汝速
出我不然將得疾叟大懼與其子偕往鑿地丈餘得一

鐘色青、遂再白郡守、遷置開元觀、不擊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人俱異之、郡州上其事、詔圖其形告天下、江西通志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闕道門、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閤阜觀、遇修黃錄齋道士升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速請筆硯、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酬、今離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速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卽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事足垂戒矣、北夢瑣言

宋太宗雍熙二年、有閤山道士曾昭瑩、訪玉笥、途中遇沈廷瑞、因問曰、道者何之、答曰、暫到元都、尋當入廬山、遺度人經二卷、作詩一篇、與昭瑩云、南北東西事、人閒會也、無昔曾栖玉笥、今也反元都、雲片隨天濶、泉聲落石孤、丹霄人有約、去採石菖蒲、昭瑩訝其語不凡、入宮首訪之、其徒云羽化、驗其墓、有穴可尺餘、向左畔開空棺而已、真仙通鑑

謝小娥、不知何許人、父爲廣州兵官、部押金銀入京、攜家附舟、過蕭灘二里許、遇賊被害、小娥溺水獲免、旦附魚舟而出、行乞於市、後爲鹽商李員外家傭奴、娥見其酒器皆父物、悟向盜乃李也、心銜之、俟生日、舉家酣醉

娥持刀盡殺之事聞命以官不受願爲尼乃建寺居之
卽報恩寺是也秦志

大中祥符六年秋九月清江縣民李公邁在雲騰廟前
遇小童贈塊土還家剖之得天尊像五軀江西通志

劉原父在長安得先秦鼎彝數十銘識奇奧皆按而讀
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日我死子孫蒸嘗
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卽其家取決焉同上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
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原父食輟飭而
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
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原父
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
粥甚美歎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原父言記之
以爲後世君子一笑東坡志林

慶厯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
原父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
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及書梁入閣事
之類原父卽爲剖晰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
而原父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父闕以謔語酬之
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父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學
士將死戒其子弟毋得遽出其集曰後百餘年世好定

按劉原父又有
題李士衡硯石
古了首云李侯
寶硯劉侯得
上有刺史李
元刻云是天
寶八年冬端
州東溪靈卯
石我語之客
此不然天寶
刺史為守州
為郡此獨云
爾吳所傳兩
君盧胡為絕
倒嗟爾於人
幾何寶萬
事佳信必眩
真此固區
無足道此詩
見宋詩紀事
今為附存以
備系弦

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諡曰公是
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王荆公素厚坐
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諡曰公非先生原父
百七十五卷貢父五十卷 避暑錄話

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研當時以為寶下有刻字
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父知長
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且
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
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歎李氏研遂不敢復出非
原父精博固無與辨 同上

劉原父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刀
以獻製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
莫有識者原父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
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
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惡夫
印公曰此漢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
二字通用史記盧縮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
谷是矣聞者始大服 同上

侍讀劉原父守維揚宋景文赴壽春道出治下原父為
具以待又為踏莎行詞以侑勸云蠟炬高高龍烟細細
玉樓十二門初閉疎簾不捲水晶寒小屏半掩琉璃翠
桃葉新聲榴花美味南山賓客東山伎利名不肯放人

涇陽縣志 卷二十一
闕忙中偷取工夫醉、宋卽席爲浪淘沙詞、以別原父、有水遠天遠人遠之句、劉詞、南山賓客東山伎、本白樂天詩、能改齋漫錄

國朝兩制、皆避宰相執政官親、劉原父、王文定之甥、文定之爲叅知政事、乃以待讀學士、出知揚州、石林燕語、余襄公靖爲秘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爲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同上

涑水先生一私印、曰程伯休父之後、休父者字也、古人字一字多矣、如袁絲房喬顏籀之類、三字無之、獨本朝有劉伯貢父、劉仲原父、或云二人本字貢父原父、以犯高魯王諱、故去父而加伯仲、時人因并三字呼之、此說非也、六一先生作原父墓志云、公諱敞、字中原父、姓劉氏、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以此可知、彼但見錢穆甫以避諱、人或呼爲錢穆、或呼爲穆四、遂并二劉失之、誤矣、
嬾真子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朱子語錄、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同上

劉原父與永叔相友善、然原父嘗言、好箇歐九、可惜不讀書、仁宗嘗問宰執、劉敞何如、魏公亟稱其才、歐對曰、

劉敞文亦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相失後村江西道中詩云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歐公不讀書浩歎諸劉今已矣路旁喬木日蕭疎池北偶談

劉貢父平生未嘗議人長短有不慙必面折之退無一語此長者之行也同上

劉敞嘗與王介同為開封府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畜積字畜本音丑六反廣韻又呼玉反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敞爭之遂至喧怒監試陳襄聞其事二人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

主判東軒筆錄

元豐初契丹來議地界韓丞相縝以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將行劇飲通夕作樂府詞留別愛妾翼日神宗已密知之忽中批步軍司遣兵馬搬家追送之縝初莫測所因久之知自樂府發也劉貢父為縝姻黨即作小詩寄以戲之云嫋姚不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變皇華何啻有光輝縝之詞由此亦盛傳於天下石林詩話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諢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後當國亦屢諛之雖每為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為東京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嘗以時相姓名為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瀉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

冠纓流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
荆贅壻不為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陳師厚善謔詩云
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江西通志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隄永踏盡黃榆綠
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邪子瞻
曰竹影金瑣碎又何嘗說日月影也二公大笑
同上
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赴召本省呈試貢父
王文幕次中聞與顧子敦誦渠昔自校書郎出倅泰州
作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
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
侯鯖錄

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
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詩云李白當年謫夜郎中
原不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士悲歌泣兩行又
云晉公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
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乃江隣幾子家所作或云張文潛
作侯鯖錄

臨川送望之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
君出守暫得免苞苴使能行其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
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其詩纔二十字耳敦仁愛抑
犇競皆具焉何以多為
江西通志
胡致隆號蕭灘居士與山谷往來坐上分題賦藕云平

此條見詩
人玉屑第
九卷

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
自薦達胡為乎泥中沈疴正無賴安得君從容其子亦
可憐風味如乃翁

江西省志

別傳有言蘇徐二君子隱居閣阜按郡志並未詳何名
及闕外錄載蘓齊雲僑居閣阜山中有故人持書介齊
雲謁一觀察使故人意欲推轂之比觀察來訪則齊
雲已他適矣以齊雲之高潔例之則徐必為孺子也無
疑

隆慶志存疑

南中有閣阜山山形如閣山色如阜故號閣阜山乃葛
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予按陶弼詩云萬仞天然
閨閣形陰陰不似眾山青洪駒父詩云爰有福地直斗
牛厥名閣阜形色收今屬臨江軍為福地之一

江西通志

志

新喻擢秀鄉玉虛觀之西昔有人攜三狗行於江阜其
人偶醉縱臥草間忽野火至狗乃各投水漬身濕四旁
草人得不死既覺三狗俱斃其人哀之立塋以志其義
其地今割隸清江

新喻志

劉原父於清平樂作詞詠木樨其後陳去非蘇養直向
伯恭朱希真韓叔夏亦續賦一闕王晦叔并紀於碧雞
漫志原父云小山叢桂最有人留意拂葉攀花無限思
雨濕濃香滿砌別來過了秋光憔悴昨夜新霜多少月
宮閑地嫦娥借與微芳伯恭云吳頭楚尾踏破芒鞋底

劉仲馮樞密

之子且能詩

傳康伯嘗薦

之且後過公墓

賦詩有句云

膺門昔忝

登龍客董

墓今悲下

馬人人多稱

傳見能改翁

漫錄

據且劉原父

之子也

向子諲自題蘇
林云莫問清江
與洛陽山林總
是一般香雨家
地占西南勝可
是前人例姓
楊樓攻媿集云
香山得洛陽
廢道坊楊常
待舊宅鄰林
得臨江五柳
坊楊道道光
祿別野王有詩
云云宋詩紀事

此系可刪

式古堂畫鑒
載曾純甫
觀題楊補
之畫梅卷云
筆端造化出
天巧寫出江
南雪壓枝誰
道春歸無
覓畫橫斜
全似越溪
時

萬壑千巖秋光裏不奈惱人風味如今老我薊林世閱
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晦叔謂同一
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別其高下者予以爲皆佳句云
夷堅志

向子諲有梅花引戲代李師周作即所傳花如頰眉如
葉小時笑弄階前月是也又有席上贈侍兒輕輕帶人
嬌詞云白似雪花柔於柳絮蝴蝶兒鎮長一處春風駘
蕩驀然吹去爭得倩游絲半空惹住波上精神掌中態
度分明是彩雲團做當年飛燕從今不數只恐是高唐
夢中神女古今詞話此詞流多豔麗不莊可刪

楊補之有贈妓周三五詞調寄明月棹孤舟云寶髻雙

垂煙縷縷年紀小未周三五矚衆精神出羣標格偏向
衆中翹楚記得譙門初見處禁不定亂紅飛去掌托鞦
兒肩拖裾子悔不做閨男女補之在高宗朝累徵不起
自號清夸長者而詞之豔如此同上此詞尤不莊雅可刪

慶元初召朱文公爲侍講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
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
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
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時子壽出護使客回
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
止緣交通賓客漏洩機密陳瓘上章劾之謂自古戚里
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

逐誤遂

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權此言、不可不察、今侂冑所爲、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遂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冑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鶴林玉露

吾儒易簣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其澄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可澄、言訖而逝、同上

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守衡陽日、以冠裳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惶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襴幘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同上

清江縣志 卷二十八
朱文公嘗病女誠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仿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同上

豐城徐通父受業於清江張元德元德以其子妻之嘗語通父曰讀書自有解處須盡捐富貴習見自識聖賢之心讀論語則如親見孔子讀孟子即如親見孟子因言求意方不枉讀江西通志

乾道六年吳明可芾守豫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清江朱景文因緣來見得攝新建尉適府中葺吳城龍王廟命之董役頗極嚴緻及更塑偶像朱指壁間所繪神女容謂工曰必肖此乃佳凡三四易然後明麗豔冶如之朱甚喜爲賦玉樓春一闕書於壁曰玉階瑤室冰壺帳窻地水晶簾不上兒家住處隔紅塵雲氣悠揚風澹蕩有時閑把蘭舟放霧鬢烟鬟乘翠浪夜深滿載月明歸畫破琉璃千萬丈既而夜夢旌旄羽葆儀衛甚盛擁一輜輶有美女子居其中傳言龍女來謁下車相見宴飲寢昵如經一日夜言談瀟灑風儀穆然將行謂朱曰君當不記疇昔事矣君前身本南海廣利王幼子因行游江湖爲我家塔妾實得奉箕帚今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

楊愿字漢仲清

江人紹興進士有

伏死駒父秘校

惠示見和七言

四韻之首降歎

之餘因成之絕

往謝詩云冷官

廳事客來稀

密緝陰以結

夏惟忽得君

詩慙人意陶

家風到北窗

時只今侍讀

君詩似杜詩

連把冠塵盡

彈却玉堂宵

直伴王維自

註云愿數見

侍讀侍郎周

公感稱駒父

詩有句法故

後篇及之

宋詩紀事

又見周益公

題跋

然吳城之念正爾不忘故得祿多在豫章之分須君官

南海陽祿且盡此時當復諧佳耦知君所作玉樓春詞

破前人之誤甚以為感非君憶舊游亦無因知我家如

此其熟也言畢愴別而去既覺乃亟作文紀其事特未

悟南海之說但云豈非他日或以言事貶竄至彼耶爾

後每夕外人常聞室內笑語聲久而病瘳家人疑其有

崇挽使罷歸明年又以事來吳公已去後帥龔實之留

攝酒官俄以家難去服闋調袁州分宜主簿頃次家居

縣之士子皆從為學聞其歸鄉相率來謁因話邑中風

土偶及主簿廡前有南海王廟朱恍然自失明日抱疾

遂不起元未嘗得至官凡兩攝職於豫章所謂多得祿

者如是而已樂平人楊振者為臨江軍司戶說其事甚

詳異聞總錄

臨江鄒登龍震父梅屋吟有真西山劉後村戴石屏三

跋詩稍優於做古梅花云約臂金寒拓綺疏搔頭玉重

蹙香酥含章檐下新粧額試啟菱花得似無又江南春

云玲瓏樓閣江城晚楊柳絲絲凝碧烟飛燕不歸春滿

地百花香裏聽啼鶯居易錄

老杜玉華宮詩千古絕唱張文潛用元韻擬之作別黃

州詩自謂似之特其音節耳未神似也吾觀山谷下卷

所載臨江楊雯宋武帝廟詩雖不摹杜反得神似此非

深於詩者未易知也詩云溪聲答松風巨石出老拳古

詩云溪聲答松風巨石出老拳古

詩云溪聲答松風巨石出老拳古

詩云溪聲答松風巨石出老拳古

樹不知名，岌岌蛟龍纏。

云按山經云本禿女皇后廟

禿女少孤，後母苦之，令牧羊於陂。陂生藕，因取食，聚藕絲結爲履，靈鵲啣於武帝殿下。帝異之，取以爲后。其說不經。臨江府志載之，亦傳疑也。或云唐光化中，邑人劉輝以尚樂山羅公陀地形之勝，剏爲廟址，而設宋武帝像，與禿女并爲一祠，遂稱宋武帝廟。要爲無所考據云。雲臨江人。夫于亭雜記

景定辛酉，永豐俞松澗知臨江軍，見江東渡頭水漲，溺死十八人，并舟子亦死。俞能行符咒事，因遣卒持官符勾攝江神，卒怖默禱於水濱，忽一白衣老人出云：子弟去，明當自至。卒歸報，明日俞坐廳事，至薄暮，冷風颯然。

見一龐眉皓首，著白衣者，至云：溺死十八人，前生結黨爲劫盜，今數盡受殛耳。俞曰：舟子何辜？曰：此人正賊渠也。公但知陽世事，冥數注定，却無錯。江西通志

臨江城中金地坊銀匠陳，見負關會過於市者，歎曰：我等困苦，止欠此馱耳。翼早盜殺負關會人慧力寺後山中，捕司跡盜急，市荷擔行鬻餽餽者，以所聞陳語告捕司。鞠陳，筮楚誣服，將受刑，辭其母曰：爲子不能終養，必宿冤債，無可說者。望吾母焚紙錢於吾死處，告土神，乞指引我到盜殺人處。又焚紙錢於盜殺人處，告土神，乞指引我到殺人正賊之家。母如其言。後月餘，母夢子告曰：謝母已得正賊，乃府衛後李某家，所得關會具在暗

閣上竹籠內，於吾死後，止用訖關會，買牲酒賽謝神福。內覆紙單籠，上用草爲遮蓋，塵灰積滿，一二日，文提刑到，請母爲陳訴，越數日，公到，陳母乞屏左右，持素紙，以所夢訴，公卽命有司，同陳母詣李閣，悉如夢，遂以李償負關會人死，推司及元捕人償陳死，官贍養陳母終身。此趙君厚言也。文天祥紀年錄

閣漕山，舊作阜，黑色也。古無此字，按字書，艸下從阜，讀如造化之造，釋爲斗櫟實，以其可染黑，故俗稱黑色爲草，此字旣借爲草木之草，恐其相亂，故去其早上之艸，而加十，則不成字矣。後又借爲阜懨之阜，漢書音義云：食牛馬器，以木作槽，然則阜懨字，正當木旁從槽，而借

用此同聲字也。又借爲阜隸之阜，則因養馬之器，而以此稱養馬之人也。阜字，日下爲甲，隸書省甲爲十，後又屈十之尾而爲七，則愈不成字矣。韻書言：以水通輸曰漕，俚俗亦以水流之自高趨下者曰水漕。漕者，水通流之名也。豐城之鄉，有地名爲同漕，而此山名爲閣漕，皆是兩山之閔，中通一水，謂兩山之水，合同爲一，而通流也。故曰同漕。閣漕者，并合之合，借用閔閣之閔爾。漕字去聲，阜字則上聲之讀，如去聲者，少時嘗借豐城孫素少初樂安周栖梧朝陽自皮氏之家，至閣漕山，各賦一詩，予詩不能記，但記第三第四句云：水交流處地橫分，山四圍中天一握。蓋言山之所以得名，與山之形勢也。

今書漕字人必以爲擅改山名不容不著其說通古今之士幸詳究予言而訂其是否

吳澄草廬集

虞文靖嘗作范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士謂清江范德機浦城楊仲宏豫章揭曼碩及集四人詩爲四家且以唐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三日新婦喻揭而喻集爲漢庭老吏序出適揭公歸省墓見之大不悅遂往臨川訪虞公旣相見言及茲事曰俟斯與公京師二十年未嘗蒙公一言及斯何別後乃爾虞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爲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拂然遂卽席告別虞公堅留不得竟駕小車而還旣別去數日揭公乃以天曆年閣秘閣開四詩寄虞公中有奎章分署隔牕紗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蓋爲虞公發也公得詩謂諸門人曰揭公此詩甚佳然才力竭矣就以所寄詩題其後答云今日新婦老矣後因送人有寄揭公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作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未幾揭公趨召至都竟以疾卒此得之陳維新云維新豫章才子也

胡祭酒集

元季清江有鬼作晚翠亭詩云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來長歌振林谷山深不知求落葉下枯木須臾翠烟開月色照綵服又危學士素嘗與范德機秋夜同步德機得二句云雨止修竹闕流螢夜深至喜甚

既而曰語太幽殆類鬼作遂不復綴筆 隆慶志

漁洋詩話云予最愛范德機兩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兩句少時曾擬作一聯云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

范德機蒼山感秋云蒼山秋意長池館靜而闕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皇羲世云遠雅頌日凋敝舉手過頽波誰識作者志烏嗁魯東門泗水不染袂後去三十年直可肩聖智機關繫風化辭語特細事月落閉虛簾坐夢太古帝揚眉頽玉色盡發養生秘勿謂學仙難此道可立致顧氏云此詩起四語佳不待言以下十句言詩道日敝而關繫實重隱然有自負之意末言坐夢古帝而仙道可致却與中闕絕不相蒙若按起結則中為不倫矣此謀篇未穩者也愚按此論非是蓋詩有比興此詩因覽秋夜之景故賦其事以起興而慨雅頌之敝至末六句乃以比體作結言古人之模範具在倘不以服古為難而深造自得則古道可復猶學仙不畏其難而得養生之秘則仙可立致也是乃自寓神遊往古力追風雅之意起境幽雋結復洗洋神思不盡正其結構之精寄興之遠今乃以為謀篇未穩毋亦鹵莽讀書之過又按臨江雜志引草木子云危學士素嘗與德機秋夜同步德機得二句云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喜甚既而曰語太幽殆類鬼作遂不復綴筆今其全篇具在所云不復綴筆亦誤

元初范德機受學於楊學睡而學睡之子又師德機即邵菴虞公所謂得范公之骨者 解縉文集

江右杜君諱本字原父號清碧先生苦志於學經史多
手寫成集沈嘿寡言笑嘗一再遊京師王公貴人多樂
與之交已得武奪詹君景仁由三公掾授浙東憲府照
磨延先生南入武奪且買房置田為久遠計已而朝廷
修三史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舉一處士君以南人處
士徵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至錢塘以病歸其沒於至
正十年秋八月道遠不能弔令人感念云遂昌雜錄

杜清碧先生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
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
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
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公

巖巖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

侯此喉音也字為首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

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服輟耕錄

金溪羽人查居廣少入望仙觀受度為道士從廬阜黃

尊師石翁學為詩後得楊推官仲宏七言今體服其雄

浩又得范太史德機五七言古今體服其清峻皆手鈔

口誦期與之俱化因橐其詩西之清江百丈山求德機

之廬而卒業焉德機定其可傳者五十餘篇序為學詩

初稿與杜原父孫履常揭曼碩友善所交多畸人靜士

雅嗜佳山水杖履所歷資之賦詠柳道傳為作墓表謂

為江右後來之秀云江西通志

元初中州襲趙禮部元裕之之遺風宗尚眉山之體至涿郡盧公稍變其法始以詩名東南宋季衰陋之氣亦已銷盡大德中文章輩赫然鳴其治平發明斯事者則浦城楊仲宏江右范德機其人也楊之合作吳興趙公最先知之而德機之高古神妙諸君子多許焉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遠亦自成一家進士薩天錫者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作者愛之而諸公先後淪逝不可復得德機之里人傅君與礪以布衣至京師數日之閱詞章傳誦無不倒屣而迎豈非其風韻足以及余所道諸君也哉

江西通志

至正丙申春臨江山山谷之民得異草以上於縣縣異之以爲芝也送於郡郡送於省時袁州盜猶負固省奉旨以贛兵討之命圖其狀以進且言將爲偃兵兆也當時游談之士以詩文相頌美者無慮百數孰知不三四年兵禍迭作而事乃有大不然者予未嘗不爲斯草三歎也其在當時雖容有好奇之過而諸公惓惓思治之心亦可悲矣然又竊自思以爲天地間和氣之剝蝕者又寧不有熏蒸凝液之潛復也哉

槎翁集

吾臨江城北二十餘里有太平廟祀元義士劉公天祐廟前一里許公之墓在焉周遭發以篋廣不踰尋崇二尺許而無墓碑相傳公戰卒於陣賊忿公甚割其元去擲於高橋溪水中月餘鄉人覓得面如生遂共葬之蓋

其處也。廟稱太平，以公初戍太平汛，卽由是起義，誌始事也。又杜塘有劉公廟，以公杜塘人，城北門有廟，則戰所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閭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首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於今世遠如是哉？必有說矣。前人未暇論，爰以國初言之。劉基極力師古，其詞旨能洗前代纖靡之習。江右則劉崧擅場，彭鏞、劉永之相望，並稱作者。解縉文集

臨江前輩博雅，在宋稱二劉三孔，原父至譏歐公不讀書，他可知矣。今所存惟公是公，非二集。孔存有六帖雜記，餘皆泯泯。國初，邑先達稱曾侍郎得之，張司成美和

曾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以神童舉。洪武中，修元史，蒙金帛之賜，曾爲首編禮書，歷舉傳記，以決是否。二年，由禮部主事拜侍郎，上幸鍾山，撰甘露賦，獨見稱賞。嚴陵徐遵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筆爲舌，一以舌爲筆，蓋指宋學士濂及公云。今其後皆爲耕農，無一儒者，遺書不知所在。張撰著最富，載性理諸書，又有羣書備攷，傳於世。洪武中，以十才子舉，後致仕歸。高皇親灑宸翰賜之，今尚存。余同年進士張員外克文，鄉進士堯文，其後也。江西通志

盤谷周所立先生，善口辨，能詩文，跣跣不羈。今所傳僞漢上梁文，是其手筆也。時有定住字子靜者，爲陳友諒

守臨江與周詞賦往還頗密後子靜與太祖抗於鄱陽
被殺周哭之以詩曰綠錦池頭舊使君近傳消息不堪
聞的盧竟死檀溪險鸚鵡翻成鄂土墳蒿葉蕭條生夜
月棠陰迢遞起秋雲陳琳老大頭如雪無復軍前草檄
文清江重鎮牧旌旗常憶蒸鷺餅餽時文采風流三國
士才情穠麗六朝詩石龍劃起波濤變金鳳翻從澤國
辭千載羊公遺愛在行人揮淚峴山碑後以臨江十才
子同梁石門寅張司成美和黃體方徵入京師練中丞
以其人輕脫僅得臨江教授以歸江西通志

定住字子靜僞漢時守臨江兵不滿千人招聚驍勇屢
挫強敵轉危爲安友諒褒其治績以勵境內子靜雖武

人而好延攬儒碩文宗六朝吾鄉周所立與之遊時相
倡和鄱陽之戰子靜以元戎領兵江上織焉所立有春
日寄定子靜追和定侯遊慧力并懷舊諸詩又哭定子
靜二詩觀其人文雅風流儻擇賢主而仕卽不得與宋
劉諸公旗鼓相向當亦不失爲禮士好文之守乃爲羣
雄所得身名俱隕惜哉府志

臨郡明初有十才子若盤墩周所立予前紀其康浪山
歌矣邑城黃體方前紀其珊瑚詩矣若梁寅張美和則
有集行世矣此外有婁仲實亦吾邑人十人者尚缺其
五文獻失徵亦後來者責也記洪武中有鄧伯言者召
至金陵賦鍾山曉寒詩大見稱賞又有張學胡春聶克

敬又寄五友詩有周道成彭聲之及張美和習與學雪
印又有鄭叔詹仲詹季詹兄弟三人又有潘仲暈數人
者皆與之倡和豈十子中人耶尚俟攷之府志

清江蕭德章蓄古琴三一日玲瓏一日廣寒秋而其曰
寒泉者最所珍愛蓋德章之舅氏新昌胡君鼎實號元
陽先生博物君子也洪武初徵用為尚賓館大使精數
學解音律而尤好琴時時以鼓琴侍上上甚重焉及奉
詔求賢南粵道過清江以寒泉之琴遺德章江西通志

清江范氏早寡讀書能詩東里楊公過村塾見案上對
一聯云墨落杯中一片黑雲浮琥珀梳橫枕上半輪殘
月照玻璃問誰對學子不答固詰之乃曰家母公大驚

異後朝廷欲選一女學師時公在館閣因薦之召入禁
中數年一日題老婦牧牛圖云貴妃空死馬嵬坡出塞
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宣廟
見之曰彼不樂居此矣封為夫人厚賚而遣之隆慶志
臨江為石龍城父老言往時江中有石蜿蜒如龍狀頭
角爪甲皆具有周禪師者居慧力寺頗前知有神術察
龍為怪一日運霹靂碎之今城中民家有石如假山置
屏闕皆龍石也石色白文隱隱類鱗甲居人習見之亦
不以為異江西通志

清江有龜龍二石龜石在布政分司前瀕江舊識云金
鳳洲團丞相出烏龜石嚙狀元生宋咸瀆甲戌正月朔

范氏清江人
樽孫女早寡
送入禁中偶
題老嫗騎牛
玉環賜死馬
嵬坡出塞昭
君怨更多爭
似阿婆牛背
穩笛中吹出
太平歌高后
見之封為夫
人遣還鄉
見此詩與
此稍異

夜石所有聲如雷、明旦視之、石裂中白氣熏蒸、膚理初
輒、久始堅、石龍在古元妙觀前水濱、其狀如龍、蜿蜒長
袤、鱗甲悉具、與慧力寺古刻木龍俱為怪、寺僧海印禪
師知之、以銅釘釘木龍、誦經運雷擊石龍、一夕碎之、有
竅文、宛如骨節焉、隆慶志

臨郡昔有讖云、金鳳洲連丞相出、烏龜石轉狀元主、金
鳳洲在郡東岸、昔袁顛二水會於郡前、後顛水大漲、洲
遂中斷、故袁水繞郡、而顛江之水自洲外瀉而入大江
矣、龜石在郡南門前、輩云、石有聲則郡狀元出、黎先生
立武登第時、石為之轉、故謝李守重建狀元坊云、波光
峙金鳳而欲飛、里巷擬龜石之再轉、正指此也、然南宋

偏安不足當天下之半、黎為宋末龍首、雖大魁、非全盛
時也、且元人亦目為蠻子、狀元云、嘉靖丙午、郡大水、石
有聲如雷、丁未、張殿讀先生春舉、廷試第二、鄉里異焉、
然竟與讖所云少爽、豈山川之氣猶有未盡完者與、江
西通志

彭性仁綱姚
安分司詩云
吟人夜未眠
迨子漏初永
赴步山月中
疎枝露覆影
李渭清曰詠
稜不以聲而以

清江彭先生綱、未第時、郡有鄒姓者居四方亭、因病祈
筆於宋武帝、初至云、李王有詩寄彭某、鄒云、我問病、非
彭也、神云、受人之托、不可負耳、因書云、昔邑令唐昌為
我建一祠於縣北、乃命姜璜彭樂中董其事、今其孫將
赴秋闈、故作此以贈之、詩云、子有凌雲志、今當顯祖芳、
看花馳紫陌、開宴出黃堂、龍榜名先定、蟾宮桂已香、聊

形彌見俾物
之工妙又詠

刺桐花云樹

頭樹底花楚

楚風吹密葉

翠翻之露出

後隻紅鸚鵡

彭以此詩本四

句命吏寫刺

於扁遺其一

句涌之覺竟

足乃不更改

其詞風韻可

愛楊用修云

刺桐花雲

南名為懸

哥花形酷

似之

朱竹垞
野詩錄

成四十字相贈綠衣郎李王者故西平王晟也唐昌粵

人為縣令以歲旱禱雨有應命樂中建祠報焉樂中彭

祖也時已八旬矣鄒得詩後未及示彭適郡送諸生秋

試彭與弟綬俱策馬過鄒氏居鄒叩馬首以告彭以為

相戲也不之顧鄒不得已持所書納彭靴中彭歸乃以

其事白樂中而樂中先三夕夢神命四力士舁桂一株

植於庭因悟其異是秋彭舉鄉試第一後成進士仕止

提學副使云府志

臨郡有芙蓉廳其地間寂素為土神五聖所棲先大夫

朱瓚在邑庠時郡司理新昌余公稷延入官舍訓其子

後以官舍稍促移置廳所是夜神無所止即從余公舍

拋擲磚石或焚其檐屋數夕不止余公請還舊舍先大

夫以事近怪不之許一夕夜分有水夫楊姓者聞人叩

門聲甚急往啟門見一人與之鬪比明不見楊乃大病

數月方愈先大夫或偶出諸學士夜宿則舍中棹椅移

置錯雜般般有聲先大夫歸又寂然余公苦其擾一日

俟先大夫出密徙舊舍乃得無他蓋先大夫素敬鬼神

而不為誚瀆故不能為之祟浣水續談

清江孫治字五美登成化進士知臨淮縣以剛直棄官

歸有桃花絕句云千樹桃花不謝花玉樓金殿鎖烟霞

人閱甲子君休問蓬海如今漸見沙

正德辛未華林賊大肆猖獗秋七月來寇臨江官兵禦

之敗績。明日，城將不守，忽大風揚塵，有甲將統卒旅無數，面紫黑色，儀容偉赫，執鐵鞭立城上，隱隱見旗纛署。一劉字，賊大驚宵遁，城賴以全。明日，一人死劉公廟殿階下，背有鞭痕，七竅血流，檢之，懷有賊劄，蓋縣胥與賊通約爲內應者。先是居民夜望廟中，嘗有火光，又時聞鐵騎呼呵聲，近卽之，則闐然，至是始知神之著靈也。吾邑人奉祀劉公甚虔，蓋屢昭響應云。

宸濠之變，吾臨江太守戴公德孺召集民兵，躬御戎服，從王撫軍守仁會師於樟樹鎮，合諸郡兵討平之。吾清江先達與軍事者，則叅政黃公繡實與鄒公守益諸人，叅謀帷幄，其誓師祭旗纛文，則敖公英筆也。公時方爲諸生，文今載心遠堂集中。

番禺陳兩峰先生白沙高弟也。來尹清江，予爲諸生，獨蒙與潔，一日侍几杖，請問古人作文之法。兩峰曰：論語是夫子短文章，繫辭是夫子長文章，孟子七篇是斬釘截鐵雄辨文章，子潛心而求之，則機杼在焉，經緯在焉，山龍華蟲黼黻具在焉，竊以爲萬世作文之法，無踰此者。東谷贅言。

臨江郡庠基，舊廣壽寺，唐盧肇讀書處也。嘉靖甲子，江陵陳公大賓分守湖西，以舊庠湫隘，因拓寺爲基，鑿池十畝餘，架石橋其上，繚以周垣，規制宏偉，煥然改觀。拓基時，掘地得石刻云：甲子重逢壬甲子，八十蕭公下脈。

真殊不可解。後陳改蕭姓。相傳故郡人云。第壬甲子及八十之說。不知所謂。分守公廨。在庠之左。公割讀書臺之半爲書院。其中是歲產瑞芝一叢。頗盛。公出以示。予嘗作芝問一篇。蓋爲此也。江西通志

劉雲岡汝順。嘉靖間守黎平府。有妖據古廟。常伺人食。雲岡始爲文祭遣。不去。因率吏民。密帶勁矢。并雄黃火藥。夜伏廟中。妖果來。伏發。中毒死。明旦視之。乃一巨蛇。民害遂除。

錢公若賡。守臨江。多異政。有鄉人持鷺入市。寄店中。他往。還索鷺。則店主云。無之。羣鷺我鷺耳。其人訟於郡。公令人取店中鷺。分四處。給筆楮。令其供狀。人無不驚訝。

已退食。使問鷺供狀否。皆答曰。未少頃出。下堂視之。曰。狀已供矣。因指一鷺曰。此鄉人鷺。蓋鄉人鷺食野草糞。青店鷺食穀粟。色黃。店主伏罪。燕居筆記

清江樟樹通慧寺。有遊僧法定。死。是日鎮劉氏生一子。背上有法定再來四字。又賓興坊有鍾屠者。宰一豬。前足有一大指。如人指。民劉順見之云。江西通志

賈莊前數日。督師聞起潛兵在近。約之合軍。竟拔營夜遁。用無援。故敗。詔詰督師死狀。機部直以實對。慈谿馮鄴仙得其書。謂余曰。此疏入。機部死矣。爲定數語。機部聞之。則大恨。先是嗣昌遣部役張姓者。偵賈莊。其人談盧公死狀。流涕動色。嗣昌榜之。楚毒備至。口無改辭。遂

以拷死於是機部貽書馮與余曰高監一段竟爲刪卻
後世謂伯祥不及一部役耶然機部亦竟以是得免
梅村詩話

機部自盧公死益無聊生已而過宜興訪盧公子孫再
放舟婁中與天如師及余會飲十日嘉定程孟陽爲畫
髯參軍圖余得臨江參軍一章梅村詩話

楊伯祥與倪鴻寶黃石齋並以文章名天下稱爲三翰
林及石齋獄再起伯祥亦被逮徐得旨放還時宜興爲
首輔故辛未座主也欲引復翰林伯祥謝曰世有肆筵
召客而束縛以來者乎歸後與萬郭諸公同殉義於章
貢嘗有香城夜坐云丹壑何年閉石關依然猿鶴老人

閱遊雲不了藤蘿靜野客無心虎豹閱今日尋花聞舊
約幾時流水信春還臥遊不忍空歸去明月在天雲在
山

賈重儀家藏有崇正帝御書當軒半落天河水遶徑全
低月樹枝十四字朱璽崇正之寶璽上押字大如錢所
書詩字大五寸許筆法遒勁秀好蓋楊文正公廷麟官
翰林時所賜也重儀父熊舉墓文正公公子以是報云
當丙戌十月贛城破公死青水塘水中熊時爲右軍有
部丁獻佩刀者刀鐔及室皆黃金飾熊曰此必非常人
馳往視屍識者曰此楊閣部也熊惻然曰忠臣固無彼
此趣匠以四門扇爲棺瘞之西門外河上歲庚戌爲改

卷二十八
墓立墓碑致祭成禮墓臨西河上在楊梅渡灘兒上揚
秀亭右百步

錢見復公天心爲諸生時嘗讀書慧力寺偶步月山門
見二物突出江水中坐沙洲望月而嘯一物曰明日陰
雨吾得替人矣引其鴨飛水中彼來求鴨便撲之汝當
助吾一物曰然詰旦天果陰晌午微雨有鄉人手攜二
鴨至條鴨縛自解猝投於江其人將泗流求之公急前
曰是有鬼不可往其人曰主人之子且行聘使吾市鴨
今何以反命公遣僮爲別市鴨昇之其人感謝而去自
是月夕輒微矚之忽二物復出相語曰昨事乃爲大田
子所遏一物曰盍苦之曰彼不畏山神不媚權要吾輩

安能撼之耶公乃告寺僧爲設盂蘭會度之然不解所
謂大田子者何說也後舉進士知大田縣至官有妖廟
爲祟公焚之而止踰二載以民事與上官抗爭不合遂
引疾歸云

劉克猶初登鄉薦夢一人語之曰汝須朱之弼作房考
方中春榜及到京時偶出寓散步遇數童子抱書經其
門一最秀出遂拉其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乃朱之
弼也大驚隨之至其家其父乃開柴厰主人因與款曲
將筆墨數事贈之後遭流寇之亂屢不赴春官及己丑
會試朱已爲禮垣分校得首卷卽克猶也又康熙壬戌
金德嘉作教官不欲會試俄夢劉克猶以門弟帖拜之

因北上。是年朱爲禮闈總裁，而金儼然會元始信夢兆之異。述異記

劉修撰克猶，中明崇正庚午舉人，困於公車，至順治己丑赴會試，居邸館，夢一神人自空而下，類人閔所繪魁星者，運呼狀元，劉驚起，遙謝，神顧曰：數定矣，何遙謝爲？是科遂捷南宮，殿試果及第第一。旣入翰林，又一夕夢人告曰：君雖狀元及第，然官不過五品，年不過五十，壬辰分校禮闈，加一級爲從五品，急請告歸，歸未久，病卒。年四十有三，卒時命家人洞開窻戶，仰視曰：天樂迎我，我逝矣。又曰：我東華真君第三弟子也，今召復故位耳。劉生平力行功過格，制行不減古人。居易錄

施愚山先生分守湖西，時臨江城外有虎爲暴，先生齋戒爲文告城隍祠，期三日得虎，次日城外十里村閭有兩婦相舂，日方亭午，虎突至，婦急以杵擲之，虎應手斃，患遂息。

廷議裁諸道，愚山施使君以裁缺去，士民留君龍岡書院，請講學三日，乃送君使君江上，使君江者，臨江城外清江也，民以其名清，嘗曰：是江如使君，因改名之。至是民送君江上，不能別，復送君至湖，會湖漲，君所乘官舟，御史所贈物也，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填之，已渡，乏食，賣其舟而歸。毛西河集

臨江天寧寺，一稱鐵佛寺，有藏經全部，明正統十一年

頌自京師、勅書具存。又聞有宮繡千佛袈裟、佛頂各一珠、領以玉環。兵後僧貧、質之民家。二十餘年矣。丁未、予裁缺、將行、爲贖而歸之。佛頂珠、玉環皆無有。慮寺僧之終不能守也。題數語、使藏之閣上。詩云：老樹千年殿閣青。先朝勅賜出彤庭。摩挲留取袈裟古。珍重誰緝貝葉經。蘄菴詩話

山左李紫瀾先生濤、知臨江府。剛果有力幹。甫至官、卽廉得巨盜張茂生、沿江剽劫、積爲民害。立縛至、斃之。通衢並擒餘黨、曾翁李老生等、悉伏法。又清江有姦胥、收民稅、持權衡、以機械、暗移輕重。公一日偶遇縣前、叱吏笑至其處、具得姦狀、遂置之法。江西志

予從來不敢徇請託、輕薦一人。丁丑、戊寅、閏、以吏部開列、應陞人數內、而聞見最真者三人。從公首言於衆、幸不拂於清議。獨蒙點用、則臨江府知府李濤、以舉陞兩

浙都轉鹽運使。居易錄

漕帥楊勤慤、公錫紋、德望冠時。而詩才清妙。夜行云：好風潛入夜、明月正當頭。宇碧兼空濶、舟輕足泳遊。微涼雙袖薄、小照一螢流。此意憑誰識、前磯有釣鈎。楊村云：微雲不成雨、片月復宵明。柳外烟無際、河邊市有聲。飛流緣漲急、氣肅爲秋清。咫尺楊村近、吾宗有送迎。泊北夏口云：舟維涼雨後、人坐晚燈初。葉濕全低柳、波寒不上魚。攬衣嫌葛細、得酒愛更餘。亦有耽吟客、瑤篇孰起

予夕陽云一棹秋風裏行行又夕陽飛還鴉影亂舞罷
柳絲黃客意銜山急帆陰臥水涼何人方獨立覓句向
蒼茫隨園詩話

鄧志後序

清江古蕭灘鎮也初隸洪州是予舊桑梓也再屬筠自立臨江軍而清江始爲望邑治當袁贛兩河之交與會垣爲吐納勢若關鍵然地膏腴其下者險苦春濤風俗淳樸士秀而民勤自墨莊劉氏世書香傳邇父兄弟以文章甲科名天下與廬陵南豐相頡頏邑舊有志自明中葉缺所纂其季年金匱秦明府鏞毅然輯新之時則戎馬倥傯見聞或不備然亦可謂賢矣可謂難矣我

國朝定鼎百三十餘年

仁風翔洽滋息元氣太平之福化日熙恬每父老子弟于雞豚里社間陳說當年古蹟如政典如禮樂如軍戎如土

田戶口如往詰餘徽。慙慙如績。意前此宰是邑者。相習遷延。未遑哀集耳。昨歲戊戌。予及門士黔南鄧子碧山。自玉峽移治于茲。碧山有幹才。亦真廉吏。覩茲廢墜。慨然嘆曰。邑有文獻。所以備采輯軒也。闕焉如此。何以告來茲。乃商于邑之士大夫。以承纂爲己任。延予共參訂。予老矣。霜穎告禿。何以力蒐羅。幸同志諸君子。或家出藏書。或勤咨杖履。殫慮研思。成如千卷。富矣。乃復闕疑。毋敢漉誕。筆墨有繩削。慎出入。略如史乘之遺。罔或逸。罔或濫。庶爲昭信之書。以質碧山。碧山又以請斤削于諸名公憲府。乃付劄劄。氏壽梓。猗歟盛哉。是則碧山之肩重。以廉能。而諸君子之淹洽以文也。霖得藉以流覽。附名簡末。故喜而書其原委。起訖有如此時。

皇清乾隆四十有四年龍集己亥長至日翰林院編修加三級西昌熊爲霖書後

清江縣志後序

天下郡邑皆有志，而吾清江之志，若別有文生於情者，則以荆自若水，秦公修自碧山，鄧公而今又重修於我。春槎張公也，秦之言曰：視清猶家，視清人猶父子。兄弟鄧之言曰：先有不得已於斯民之心，而後施於不忍斯民之政，以政達政，原以心準心。我張公則念其廉訪公之前徽未遠，思上有以酬答

國家下有以利被民人，用仰承夫先澤，故秦之爲書，當明運告終之際，慨風俗之凌夷，痛賦斂之苛急，其迫欲維挽而安全之，往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迄今讀四誠五勸之歌，如聞索嘯太息之聲，信乎視清猶家，視清人猶

父子兄弟也鄧之爲書在

高宗皇帝中年守憲章之完具慶民物之阜康中間獎義圖獎畏法正祀典使知方逐青蛙而解惑皆有關心風俗之大而慎重城防講求保甲更深綢繆未雨之意所謂以政達政以心準心者非耶至我張公自辛巳下車以來嚴去取以端士習公聽斷而絕訟萌規築蕭家畚堤籌捐育嬰經費凡所以爲教爲養者無不備適行省將修通志承檄先輯縣志乃取秦鄧二公之書訂誤刪繁補其旌別所未盡而宜

上德邇海風黜浮存實期吾清人遵道遵路以長蒙樂利之庥者尤言有盡而意無窮焉雖他日考績升庸其酬答

國家利被民人當更有進而卽此政通人和頌聲四達之象視廉訪起家新喻時固已承先澤而無忝矣蓋三公治清不必盡同而情之一往而深則後先如一也夫情深則文明文明則入人深而感人速今者合三公之情貫爲一志吾知清人讀之將必情生於文鬢鼓軒舞競效近光咸敦保極饜

德萬年以副三公用情之厚豈不懿哉豈不懿哉獨是嘉譽

辱公引佐編摩追維秦公勅志先憲副實贊其成鄧

公修志亦嘗聘及伯祖州倅而嘉譽才識夤鄙曾不能

有所發明以報公知祇形愧怍書旣成當綴辭簡末

爰絮三公睠睠吾清之情冀清人睹指知歸庶少稱

清江縣志 卷之六
公德意若夫文物山川爲凡志所同者則公序已詳而無事於復贅

道光四年甲申孟秋朔旦邑人黃嘉譽撰

清江縣志勸捐銜名

刑部 浙江 司員外 楊學光

舉人 候委訓導 關玉

恩 貢 聶英

廩 貢 楊開淳

候選 縣丞 楊守情

廩 生 熊開第

庠 生 盧景肇

庠 生 鄧崙

庠 生 姜國祺

監 生 楊兆亮

以上東鄉

州

同

加

二

級 饒邦俠

庠

生 沈宗堯

監

生 沈宗屋

以上東南鄉

歲

貢 陳日貞

廩

生 龔家棟

以上南鄉

廩

生 黎長棟

廩

生 陳廷仰

庠

生 黎宣猷

庠

生 蕭書昇

童

生 鄒健

童

生 鄒儒新

以上西鄉

優

貢 黃仁育

武

舉 傅承潭

庠

生 黃山峻

以上北鄉

庠

生 張維璣

以上水北鄉

清江縣志捐輸名數

宮保第 楊四知堂

捐銀二百五十兩

刑部員外 楊學光

捐銀二百兩

候選員外 黃郁章

捐銀一百兩

浙江龍游縣知縣 揚鴻

捐洋錢二百圓

河南温縣知縣 盧鑫

捐銀一百兩

甘肅靈臺縣知縣 聶廷儀

捐銀七錢二十千文

吉安府授 呂振森

捐銀十兩

南豐縣諭 龔溥

捐銀十兩

上高縣諭 傅祖錫

捐銀十五兩

吉水縣諭 饒萃

捐銀二十兩

領縣訓導 黃觀海

捐銀十兩

新昌訓導 楊仕浩

捐銀十兩

舉人 關玉

捐銀五十兩

舉人 黃嘉譽

捐洋錢十圓

舉人 張維玉

捐銀十兩

議叙 傅方忠 場頭

捐銀一百五十兩

七品頂帶 徐敬恕堂

捐銀一百五十兩

大珠斗 松湖 熊承恩堂

捐銀一百兩

監生 沈開荃 坑湖頭

捐銀一百兩

監生 鄒家驥 前坑

捐洋錢一百圓

誥封州同 杜永德 門樓

捐銀六十兩

陳襟湖 橫溪

誥封奉直 徐廷攀 小溪頭

沈績鎬 坑湖頭

誥授奉直 饒邦俠

誥封奉直 李占材 嶺上

監生 鄧永輻 坡背

以上捐銀五十兩

監生 黃仁統 東里

附貢 張美達

楊式好堂 雙坊

生員 曹暉 城上

監生 沈開蓉 坑湖頭

誥授奉直 沈宗璧 坑湖頭

中江縣 鄧應辰 本城

以上捐銀四十兩

龔務本堂 沃塘

捐洋錢四十六圓

監生 饒世倫 麓隔

捐呈錢四十千文

鄧安懷堂 柳林

捐呈錢四十千文

例授州同 唐銑德 磚溪

捐銀三十二兩

監生 杜永恩 門樓

監生 沈毓琦 石岡上

監生 余廷宣 土湖

以上捐銀三十兩

何寬忍堂 捐洋錢三十圓

謝慶餘堂 黃土

捐七錢三十千文

曾致遠堂 銓叙

捐銀二十四兩

布政司 何曰植 溪源

監生 李占模

州同 程錫文

監生 黃子菊

衛守備 鄒宗光

楊致靜堂

楊應槐 洋湖

楊應棠 洋湖

監生 程錫極 禾埠

以上捐銀二十兩

陳義可 捐呈錢二十四千文

李廷依 蠶坊 監生 鄧如浩 永泰杏湖

蕭大茂 貢生 熊日慤

耆民 楊斐章

以上捐銀十五兩

鄉飲 楊雲漢 本城 捐洋錢二十圓

監生 敖德惇 本城 捐洋錢二十圓

耆民 傅廣細 耕塘 捐洋錢十九圓

鄧四勝堂 黃岡

生員 敖在桐 港東

孫同心堂 孤山

監生 饒億 麓隔

奉直大夫 鄒之義 江邊

聶光裕 湛溪

聶鼎 湛溪

州同加級 聶凌亨 湛溪

庠生 聶廷幹 湛溪

生員 楊大猷 指榮塘

附貢生 黃作楫 湖坊

州同 劉光輝

州同 聶廷楷 湛溪

以上捐呈錢二十千文

監生 杜殿梅 棧湖

監生 沈宗堦 坑湖頭

監生 杜殿 棧湖

以上捐銀十四兩

附貢 楊學濂 指榮塘

捐洋錢十七圓

耆民 余爾秀 土湖

監生 關廷鎮 椿壇

文童 余安履 沙坳

監生 張昱

鄧仁德堂 石子山

以上捐銀十二兩

監生 鄧朝準 黃岡 南州

傅文啟 大塘

盧廷

監生 羅允昌 清泉

監生 謝源遠 黃岡

以上捐呈錢十五千文

介

賓 龔 卓 黃岡沃塘

以上捐足錢十千文

監 生 杜泰松 門樓 監 生 陳爾鋒 棖湖

監 生 杜大棻 棖湖 監 生 杜殿陞 棖湖

監 生 杜殿義 棖湖 監 生 杜 建 雪溪

監 生 杜俊元 雪溪 監 生 杜宗周 雪溪

職 員 楊若商 鄧塘 職 員 彭旭昌 蓼湖

監 生 何其秀 監 生 何仰深

監 生 何仰寶 監 生 黃昌忠

監 生 余安書 沙珂 監 生 熊運湖 澤上

監 生 何上達 職 員 何添職

監 生 何之渾 小橋 監 生 何本立 小橋

監 生 聶名爵 小橋 監 生 楊以興

文 童 程慶瑚 曹溪 監 生 程錫衮 曹溪

監 生 楊懋銓 大路 監 生 聶登楨 徐溪

監 生 謝從鏐 毘澤 監 生 張先秀 香溪

監 生 張先闔 香溪 監 生 盧方魁 南溪

監 生 盧方桂 南溪 貢 生 王興澎 松湖

監 生 余 瑞 沙珂 職 員 盧興賢 南溪

監 生 盧繼功 南溪 監 生 傅長滋 輞川

監 生 熊廣達 上埠 布政司 傅紹琴 湖下

歲 貢 楊其煌 武林 監 生 劉永岐 橫梁

監生 楊文謙 孔溪

庠生 周家盛 灌溪

恩賜正 九品 陳鶴 杏湖

從九 陳印文 永泰

監生 陳惠禎 永泰

龔應祥 永泰

監生 胡丕炳 永泰

龔廷瑞 大塘

饒邦儒 永泰

監生 楊粹然 帶溪

庠生 周瓊 橫里

監生 徐以泉 小溪

欽賜文 林 郎 龔持綽 沙埭

黃逢吉堂 雙溪

黃霆銳 石門

附貢 鄒士麟 橘源

監生 李學植 石門

沈宗璽 坑湖

監生 沈宗埏 坑湖

監生 沈宗堉 坑湖

庠生 沈宗堉 坑湖

監生 沈宗邨 坑湖

監生 楊旭翰 洋塘

監生 周光紹 灌溪

生員 周學沼 灌溪

生員 周學澹 灌溪

附貢 周光綺 灌溪

黃學益 和溪

監生 張紹孔 古溪

劉裕興 周溪

監生 沈宗垠 坑湖

監生 沈宗塘 坑湖

生員 沈宗桐 坑湖

監生 沈績鈿 坑湖

廩生 洪行壩 本城

監生 范學泌 本城

庠生 裴尚禮 本城

庠生 鄒永秀 前坑

李壽連 高嶺

王三槐

黎文奎 版城

傅萬賢 石山

陳文興 老公

劉大閣

貢生

劉大全

鄉

飲 劉大殿

庠生

劉大林

傅 乾 山前

傅科元 水南

監

生 簡從龍 經樓

監生

郭廷獻 慈堂

監

生 李兆昌 澧州

監生

楊昭昀

童

生 簡文波 經樓

曾 璉 石埭

監

生 豐承烈

楊應運

監

生 盧紹富

監生

曾如頤 走馬

監

生 楊繼營

監生

楊學樸

文

童 楊維坤

監生

熊開澤 林山

蕭慶餘堂

黃靜遠堂

饒文煥

楊若涵

大武

曾研經堂

銓叙

監生

熊兆文

通湖

聶 遠 香田

鄉

飲 傅尚利

朝川

鄉

飲 聶尚章 淮溪

生

員 丁各元

叔洋錢十圓

敖 通 烏塘

生

員 胡行義

下湖

胡其猷

下湖 洋錢十圓

州附

同陳大猷

田段各洋錢十圓

生 彭龍榜

洋湖洲 洋錢十圓

以上捐銀十兩

監生

楊維經

鄉

飲 鄒文杰 前坑

羅篤宗

港西

黎賓興

版城

監生

楊邦城

黎慶鍾堂

版城

以上捐洋錢十二圓

傅宗大

黎可繼 版城

羅以時 清泉

以上捐呈錢十二千文

州同 楊立旦 指榮塘

監生 楊立晨 指榮塘

生員 鄧中 黃岡

監生 鄧成 黃岡

謝三全 黃岡

監生 程慶綸

監生 楊均炤

監生 謝亦英 黃岡

貢生 龔超 沃塘

監生 龔上有 沃塘

監生 鄧燮 黃岡

生員 鄧從龍 南州

庠生 鄧朝爵 南州

監生 鄧榮禧 黃岡

鄉飲 鄒希謨 甘竹

鄉飲 張世蓮 張家橋

監生 羅清馨 柘莊

監生 陳維經

監生 張世藍 張家橋

例監 傅周邦 上塘

耆賓 傅良銓 上塘

鄉飲 鄒同春 黃岡

耆賓 鄧法祖 黃岡

以上捐洋錢十圓

州同 聶兆成 湛溪

監生 聶凌漢 湛溪

廩貢 聶振翎 湛溪

附貢 聶祖彝 湛溪

劉敦本堂 篠溪

鄉飲 孫元善 孤山

傅香桂 上保

監生 劉兆瑜

監生 彭兆璋

郭雍義

楊廷棟 海港

傅茂嵩 中州

伍文光 假塘

歲貢 傅承龍 上保

監生 孫立彰 孤山

饒應文 黃葉塘

生員 聶凌霄 湛溪

易福生 毗塘

監生 黃崇德

監生 彭躬華

監生 彭兆燕

州同 楊立昇 指榮塘

監生 傅民望

傅汝卿

監生 孫立昭 孤山

鄉飲 劉萬豐

監生 聶世翔 湛溪

鄉飲 陳師儒

監生 黃仁榮

黃添三 湖坊

監生 彭躬懋

監生 彭開濟

生員 楊利用 指榮塘

童生 余汝通 滁山

監生 余光金 滁山

余啟後堂

李崇德堂

朱迪德堂

鄧運思

耆民 龔守信 黃岡

李永茂 天井

生員 蕭凌漢 姜湖洲

鄧世挺 陵背

生員 聶契韶 湛溪

監生 黃定青 吳坊

黎盛龍 前坑

監生 黃仁和 吳坊

貢生 黃體仁 吳坊

以上捐入錢十千文



